

金瓶梅詞話



金瓶梅詞話

第十四冊

蘭陵笑笑生撰

鑑賞叢書

據明·萬曆卷排印
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

鑑賞叢書

金瓶梅詞話

第十四本・定價五角
全二十本・定價十圓

自

康德十年二月一日印刷

康德十年二月五日發行

原著者 蘭陵・笑笑生

著作人 趙振興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發行人 張松亭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印刷人 朱秉政
新京特別市日出町七ノ四

發行所 藝文書房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電話(二)一三九二・振替新京四二一九

總發賣元：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・印刷：協隆印刷所

金瓶梅詞話 第十四册 目次

-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
提刑官引奏朝儀……………九九三
-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
應伯爵替李銘釋冤……………一〇一〇
-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
郁大姐夜唱閑五更……………一〇三三
-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簪
吳月娘聽宣王氏卷……………一〇五一

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

整時罷鼓膝間琴，
閒把篔簹閣古今。

常嘆賢君務勤儉，
深悲痛主事荒臣。

治平端自親賢恪，
稔亂無龍近佞臣。

說破興亡多少事，
高山流水有知音。

話說西門慶回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，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。一面邀請西門慶，到家一飯。西門慶再三固辭，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，說道：「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。」於是並馬相行，到宅前下馬；費四回捧盒運往崔中書家去了。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，在家等候。進入廳上，但見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獸炭焚燒，金爐香竊。正中獨設一席，下邊相陪；傍邊東首，又設一席。皆盤堆異菓，花插金瓶，桌椅鮮明，幃屏齊整。西門慶問道：「長官今日筵何客？」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敘一中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，就不是同僚之情。」何千戶笑道：「倒是家公公主意，治來租酌，屈尊請教。」一面看茶吃了。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，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便出來。」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，穿着綠絨蟒衣，冠帽皂靴，寶石繅環。西門慶展拜四拜，請公公受禮；何太監不

肯，說道：「使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，老公公齒德俱尊，又係中貴，自然該受禮。」講了半日，何太監受了半禮；讓西門慶上面，他主席相陪，何千戶傍坐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，這個斷然使不的；同僚之間，豈可傍坐？老公公叔叔便罷了，學生使不的。」何太監大喜道：「大人甚是知禮！罷罷，我開老位兒傍坐罷！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等學生坐的也安。」于是各敘禮坐下。何太監道：「小的兒們，再燒好炭來！今日天氣寒冷些。」須臾左右火池火叉，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，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；放下油紙暖簾，日光掩映，十分明亮。何老太監道：「大人請寬了盛服罷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，使小价下處取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不消取去！令左右接了衣服，拿我穿的飛魚綠絨縵衣來，與大人披上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老公公職事之服，學生何以穿得？」何太監道：「大人只顧穿，怕怎的？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，我也不穿他了，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！」不一時左右取上來。西門慶捏了帶，令安接去員領，披上縵衣，作揖謝了；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。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，何太監道：「叫小廝們來！」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，兩個師範，領上來磕頭；何太監分付捧出銅鑼銅鼓，放在廳前，一面吹打，動起樂來。端的聲震雲霄，韻驚魚鳥。然後左右伺候，酒筵上坐。何太監親自把盞，西門慶慌道：「老公公請尊便！有長官代勞，只安放鍾筋兒就是一般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我與大人遞一鍾兒；我家做官的，初入蘆葦，不知深淺，望乞大人，凡事扶着一二，就是情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說那裡話，常言同僚三世親，學生亦託賴老公公餘光，豈不同

力相助？」何太監道：「好說好說！共同王事，彼此扶持。」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，只接了杯兒，領到席上，隨即回奉一杯，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，彼此告揖過坐下。吹打畢，三個小廝，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，三絃琵琶，唱了一套：

〔正宮端正好〕 水晶宮，鮫綃帳；光射水晶宮，冷透鮫綃帳。夜深沉；睡不穩龍牀；離金門，私出天街上；正風雪空中降。

〔滾綉毵〕 似紛紛蝶翅飛，如漫漫柳絮狂；舞冰花，旋風兒飄蕩。踐玷脚步兒匆忙，將白襴兩袖遮，把烏紗小帽蕩。猛回頭，鳳樓凝望；全不見碧琉璃，瓦甃鴛鴦。一霎時，九重殿如銀砌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妝，恰便是粉甸滿封疆。

〔倘秀才〕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，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嚮。敲門的，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。堂中無客伴，燭下看文章，特來聽講。

〔呆骨朵〕 衝寒風，冒凍雪，來相望；有些個機密事，緊要商量。忙怎麼了事，公人免禮！咱招賢宰相。這的鼎鼐三公府，那裡也剃頭髮唐三藏；這坐席間聽講書，你休來身邊廂，叫點湯。

〔倘秀才〕 朕不學漢高皇，身居未央；朕不學唐天子，停眠在晉陽。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，有心傳說，無夢到高唐，這的是爲君的勾當。

〔滾綉毵〕 雖然與四海爲一人，必索要正三綱，謹五常。朕的年廣學齡棒，恨則恨未會到孔子門牆！尙

書是幾篇？詩共幾章？講禮記始知謙讓；論春秋可鑑興亡。朕待學禹湯文武，宗堯舜卿，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；則要你變理陰陽。

（倘秀才）卿道是用論語，治朝廷有方；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，聖道如天不可量，談經臨絳帳。索強如開宴出紅妝。聽說罷，神清氣爽。

（滾綉球）銀臺上華燈明，金爐內寶篆香，不常煩教老兄，自斟佳釀；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，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；朕須想，貧賤交不可忘。常言道表壯不如里壯；妻若賢，夫免災殃。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，卿得嫂壯呵，恰便是梁鴻配孟光，則願你福壽綿長！

（倘秀才），但歇息呵！論前王後王。恰合眼，慮興邦喪邦。因此上晝夜無眠想萬方。雖不是歡娛嫌夜短，遭難道寂寞恨更長，綿愁事幾莊。

（滾綉球）憂則憂，當站的身無挂體；憂則憂，家無隔宿糧；憂則憂，甘貧的晝眠深巷；憂則憂，讀書的夜寐寒窗；憂則憂，嘆寒妻怨夫啼；憂則憂，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；憂則憂，行船的一江風浪；憂則憂，饑子呼娘；憂則憂，是布衣賢士無活計；憂則憂，鐵甲忙披守戰場。題將來，感嘆悲傷！

（倘秀才）憂的是百姓苦，向御榻心勞意攘，害的是不小可，教寡人眼思夢想。太原府劉素拒北方，我只待暫離丹鳳闕，親擁碧油幢；先取那河東的上黨。

（滾綉球）卿道是錢王共李王，劉鋹與孟昶，他們多無仁政，着萬民失翼，行霸道百姓遭殃。差何人鎮

守西？命何人定兩廣？取吳越，必須名將；下江南，直用忠良。要定奪展江山，白玉擎天柱；紫用慈極宇宙，黃金駕海梁，仔細端詳。

（脫布衫） 取金陵飛渡長江，到錢塘平定他鄉。四川休辭棧惡，南蠻地莫愁烟瘴！

（醉太平） 陣衝開虎狼，身冒着風霜。用六韜三略定邊疆，把元戎印掌。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，馬搖玉勒難遮當。鞭敲金鞦响叮噹，早班師汴梁！

（一煞） 有那等順天心，達天理，去邪歸正有疎放；有那等霸王業，抗王師，揚威盡滅亡。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；休淫污民妻；休燒毀民房。恤軍馬施仁立法；實錢糧，定賞罰，保城池討逆招安；沿路上安民挂榜。從賑濟，任開倉！

（尾聲） 朕專待正衣冠，尊相貌，就凌烟，圖畫你那功臣像；卿幕賓，立金石銘鐘鼎，向青史標題姓字香。能用兵善爲將，有心機有胆量；仰瞻天文籌星象，俯察山川變形狀；決戰方將九地量，籌戰須將旗幟張；夜戰須將火鼓揚，步戰屯雲護軍帳；水戰隨風使帆槳，奇正相生兵最强；仁勇之行勇怎當？耳聽將軍定這廂，坐擬元戎取那廂；飛奏邊庭進表章，齊賀昇平回帝鄉。比及你列士分茅拜卿相，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，重重的賞！

唱了一套下去。酒過數巡，食割兩道，看看天晚，乘上燈來；西門慶喚玳安，拿賞賜與廚役，并吹打各色人役，就要起身。回說：「學生不當，厚擾一日了；就此告回。」那公公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我今日正

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；有甚大酒席？只是清坐而已！教大人受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？學生回去，歇息歇息；明早還與天泉，參調參調兵科，好領劄付挂號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人何必又回下處？就在我這裡歇了罷！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。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就暫借做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；行李都在那邊。」何太監道：「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？我家住兩日何如？我這後園兒裡，有幾間小房兒，甚是僻淨；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，也方便些兒，強如在人家，這個就是一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在這裡也罷了，只是使夏公見怪的；學生疎他一般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沒的說！如今時年，早晨不做官，晚夕不唱喏；衙門是恁偶戲衙門，雖故當初與他同僚，今日前官已去，後官接管承行，與他就無干，怎生這等說他？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！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，不放大人去。」喚左右：「下邊房裡快放桌兒，管待你西門老爹，大官兒飯酒！我家差幾個人跟他，即時把行李都搬來了；分付打發後花園，西院乾淨，預備鋪陳，炕中籠下炭火。」堂上一呼，墻下百諾，答應下去了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盛情，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！」何太監道：「沒的扯淡哩！他既出了衙門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；他管他那裡變駕庫的事，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。難怪于你。」不由分說，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；差了幾名軍卒，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，搬取行李去了。何太監道：「又一件相煩大人：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，還望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，然後好搬取家小；今先教他同夫人去，待尋下宅子，然後打發家小起身。也不多，連幾家房

人，也有二三十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天泉去了，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？」何太監道：「我兩個名下官兒：第二個姪兒何永福，見在莊子上，叫他來住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？」何太監道：「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勾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做同僚夏龍溪，他京任不去了。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；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？一舉兩得，其便甚好。門面七間，到底五層，儀門進去大廳，兩邊廂房鹿角頂，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，也有許多街道，又寬闊；只好天泉住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他要許多價值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，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，收拾了一處花亭；老公公若要，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我乃托大人，隨大人主張就是了。趁今日我在家，差個人和他說去，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，難得尋下這房舍兒，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，就有個歸着了。」不一時只見飛安，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，西門慶問：「賁四王經來了不曾？」飛安道：「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。還有轎子，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。」西門慶因附耳低言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：分付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，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，就同賁四一答兒來。」這飛安應的去了。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，同飛安前來，拿文書回西門慶說：「夏老爹多上覆：既是何公公要，怎好說價錢，原文書都拿的來了，又收拾添蓋，使費了許多。隨爹主張了罷。」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，親看了一遍。上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，說道：「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，裡面未免有些糟爛，也別要說收拾，大人，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，還與他原價。」那賁四連忙跪下說：「何爺說的：自古使的熬錢，治的莊田面

千年房舍換百主，一番拆洗一番新。把這何太監聽了，喜歡的要命的，便道：「你是那裡的？此人倒會說話兒！常言成大者，不惜小費，其實說的是；他叫甚麼名字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舍下夥計，名喚賁四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也罷，沒個中人，你就做個中人兒，替我討了文契來；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，就把銀子兌與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晚了，待的明日也罷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到五更，我早進去，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，就了事而已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明日甚時駕出？」何太監道：「午時駕出到壇三百鼓祭了，寅正一刻，就回到宮裡，擺了膳，就出來設朝陞大殿，又受朝賀，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。次日，文武百官吃慶成宴，你們是外任官，大朝引奏過，就沒你們事了。」說畢，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說後邊，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，用食盒擡着，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，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。不夏公見擡了銀子來，滿心歡喜。隨即親手寫了文契，付與賁四等，拿來遞與何太監；不勝歡喜，賞了吃四十兩銀子。玳安王經，每人三兩。西門慶道：「小孩子家不當與他。」何太監道：「胡亂與他買嘴兒。」三人磕了頭謝了。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，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：「全於大人餘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還是看老公公金面。」何太監道：「還望大人對他說說，早把房兒騰出來；這裡好打發家小分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已定與他說，教他早騰。何長官這一去，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，待他家小方取入京，拾了這裡，長官家小起身不遲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收拾直待過年罷了；先打發家小去纔好，十門衙。中便也收搬起在賁話之間，已有二更天氣，說道：「老公公請安置罷，學生亦不勝酒力了。」何

太監方作辭，歸後邊暖房內宿歇去了。何千戶教家樂彈唱，還與西門慶投壺；吃了一回，方纔起身，歸至後園。正北三間書院，四面都是粉牆臺柳湖山，盆景花木；房內燈燭高燒，氈席牀帳錦幔，倭金屏護，琴書几席清幽，翠簾低挂，鋪陳整齊；爐上茶煮寶瓶，篆內香焚麝餅。何千戶又陪西門慶談話。良久小童看茶吃了，方道安置，起身歸後邊去了。西門慶向了回火，方纔摘去冠帽，解衣就寢。王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，合了燈燭，自往下邊暖炕被褥歇去了。

這西門慶有酒的人，睡在枕畔，見都是綾錦被褥，貂鼠綉帳火爐，泥金暖閣牀，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，番來覆去睡不着。良久只聞夜漏沉沉，花陰寂寂，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；況離家已久，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，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。即披衣下牀，卸着鞋襪，悄悄啓戶視之。只見李瓶兒，霧鬢雲鬟，淡妝麗雅，素白舊衫籠雪體，淡黃軟軟，襪襯弓鞋，輕移蓮步，立于月下。西門慶一見，挽之入室，相抱而哭，說道：「冤家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尋訪至此。對你說，我已尋了房兒了，今特來見你一面，早晚便搬取去也。」西門慶忙問道：「你房兒在於何處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咫尺不遠，出此大街，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。」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偎，不勝美快之極。已而整衣扶髻，徘徊不捨。李瓶兒叮嚀囑咐西門慶：「我的哥哥，切記休貪夜飲，早早回家！那厮不時伺害于你，千萬勿忘我言！是必記于心者。」言訖撒手而別。挽西門慶相送到家，走出大街。見月色如畫。果然往東轉過牌坊，到一小巷，旋腫見一座雙扇白板門，指道：「此奴之家也。」言畢，頓袖而入。西門慶急向前拉之，恍然驚

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但見月影橫窗，花枝倒影矣。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：餘香在被，殘唾猶甜，追悼莫及，悲不自勝。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
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有詩爲證：

玉宇微茫霧滿襟，
疎窗淡月夢魂驚；

淒涼睡到無聊處，
恨殺寒鷄不肯鳴。

西門慶番來覆去盼鷄叫，巴不得天亮；比及天亮，又睡着了。次日清晨，何千戶家童僕起來，伺候拿洗面湯手巾，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，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了吃姜茶，放桌兒請吃粥。西門慶問公公怎的不見？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。」須臾拿上粥，圍着火盆，四粥齊整小菜，四大碗熬爛下飯。吃了粥，又拿上一盞肉員子，餛飩鷄蛋頭腦湯，金匙銀廂雕漆茶鍾。一面吃着，分付出來伺候備馬。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，僕從跟隨，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。何千戶便分路來家，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；長老又留擺齋，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，餘者收下來，與手下人吃了。玳安毡包內拿着金段，從東街穿過來，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，因從造府巷所過，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，與夢中所見一般。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嫗：「此家姓甚名誰？」老嫗答道：「乃袁指揮家也。」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。到了崔中書家，夏公纔出馬拜人去，見西門慶到，令左右把馬牽過，迎西門慶至廳上，拜揖敘

禮。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：青織金綾紵一端，色段一端。夏公道：「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，到承長官先賜，昨者小房又煩費心，感謝不盡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何太監尖學生看房一節，我因堂尊分付，就說此房來；何公到好就估着要，學生無不作成；討了房契去看了，一口就還了原價。是內臣性兒！立馬蓋橋就成了。還是堂尊大福！」說畢呵呵笑了。夏公道：「何天泉，我也還未回拜他。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，家小還且待後。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，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，搬取家眷；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。」夏公道：「學生也不肯久稽，待這裡尋了房兒，就使人搬取家小；也只待出月罷了。」說畢，西門慶起身，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。夏公便道：「要留長官坐坐，爭奈在于客中！彼此情諒。」送出上馬，歸至何千戶家；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。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騰房已在出月，搬取家小。何千戶大喜，謝道：「足見長官盛情！」吃畢飯，二人正在廳上着棋，忽左右來報：「府裡翟爹，那裡差人送下程來了；抓尋到崔老爹那裡，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。于是拿帖來：宛紅帖兒，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，雲紵一端，鮮豬一口，北羊一腔，內酒二壘，點心二盒。眷生翟謙頓首拜。西門慶見來人說道：「又蒙翟大爹費心！」一面收了禮物，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，拾盒人五錢。說道：「客中不便，有褻管家！」那人連忙接了，說道：「小的不敢領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將就買杯酒吃了。」那人方纔磕頭收了。王經在傍插口，悄悄說：「小的姐姐說領：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，有物事相與他。」西門慶問：「甚麼事？」王經道：「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手。」西

門慶道：「單單兒怎好拿去？分付玳安：我皮箱內有稍帶的玫瑰花餅，取兩罐兒，用小描金盒兒盛着。」就把回帖付與王經，穿上青衣，教他同跟了，往府裡看愛姐不題。這西門慶寫了帖兒，送了一腔羊，一罇酒，謝了崔中書；把那一口豬，一罇酒，兩盒點心，抬到後邊：「孝順老公公，在此多有打擾。」慌的何千戶，就來拜謝，說道：「長官，你我一家，如何這等計較？」且說王經到府內，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。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，比在家出落自不同，長大了好些。管待了酒飯，因見來王經身上穿的單薄，與了一件天青紵絲，貂鼠氈衣兒，又與了五兩銀子，拿來回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大喜。正與何千戶下棋，忽聞喧嚷之聲，門上人來報：「夏老爹來拜，拿了兩個拜帖兒，忙的兩個整衣冠，迎接到廳敘禮。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。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，奉賀二公，西門慶與何千戶，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。又賞了賚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，一面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共敘寒溫。夏公道：「請老公公拜見。」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進內去了。」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，說道：「多頂上老公公，拜遲恕罪。」言畢，辭了起身去了。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，一疋金段，差人送去，不在言表。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，與西門慶共酌夜飲，家樂更方寢。西門慶因其夜夢之事，晚夕令王經拿舖蓋來，書房地平上睡。一晚題過，倒次日起五更，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。先待漏院候時；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，但見：

星斗依稀禁漏殘，
禁中環珮响珊珊

花迎劍戟星初落；
柳拂旌旗露未乾。

瑞靄光中瞻萬歲，
祥烟影裡擁千官。

欲知今日天顏喜，
遙祝蓬萊紫氣蟠。

少頃只聽九重門啓，鳴騶之聲，闐闐天開；親魏魏之袞裳，重熙累洽之日、致履端嘉慶之時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，文武百官，聚集午宮省等候設朝。須臾鐘鐃罷，天子駕出宮，陞崇政大殿，受百官朝賀。須臾香毳撥轉，滾捲扇開。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，但見：

皇風清穆，溫溫瀟瀟氣氤氳；麗日當空，郁郁蒸蒸雲鏤鑿；微微隱隱，龍樓鳳閣，散滿天香霽；霏霏拂拂，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。大慶殿，崇慶殿，文德殿，集賢殿，燦燦爛爛，金碧交輝；乾明宮，神霄宮，昭陽宮，合璧宮，光光彩彩，丹青炳燦。蒼蒼涼涼，日影着玉砌雕欄；裊裊嬰嬰，霧鎖着金椽畫棟。扉黃閣，寶晰內，縵縵紗紗，沉檀香薰；丹堦堦，玉砌臺，明明朗朗畫燭高焚。龍龍整整，報天敲，搖盪三通；鑑鑑錚錚，長樂鐘，撞一百八下。枝枝檜檜，又刀手互科磕撞；挨挨曳曳，龍虎旂來往盤旋。錦衣花帽擎着的，是圓蓋傘方蓋傘，上上下下開展；即龍蟠駕着的，是金輅轎玉輅轎，左左右右陣相。又見那立金瓜，臥金瓜，三三兩兩，雙龍扇，平龍扇，盪盪重重。羣羣隊隊，金鞍馬，玉轡馬，性貌馴習；雙雙對對，象，象，駕，駕，猛力狎狎。鎮鎮將軍，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，甲披金葉侍朝；動衛一人，齊齊整整如地煞，刀繫綉春。殿殿肅肅，殿門內，擺列着糾儀御史，人人豸冠，森森秉簡當胸；端端正正，姜

擦邊，立法定案官員，個個錦衣，炳煥宣聽旨。金殿上，參差差齊開寶扇；畫棟前，輕輕款款高搖珠簾。○文樓上嚶嚶，唱報時雞人，三唱玉階前。刺刺刮刮，肅靜鞭響三聲；齊齊整整列簪纓，有五箏之爵。巍巍蕩蕩，坐龍牀倚綉褥，曠萬乘之尊。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旒，平頂冠，穿赭黃袞龍袍，腰繫藍田玉帶，脚或烏油芣履，手執金麻白玉圭，背靠九雷龍風展。正是：

晴日明開青鎖闥，
天風吹下御爐香。

千條瑞靄浮金闕，
一朵紅雲捧玉皇。

道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，禹背湯肩。若說這個官家，才俊過人，口工詩韻，目類羣羊；喜寫墨君竹，能揮薛稷書；道三教之書，曉九流之典；朝歡暮樂，依稀似劍閣孟商王，愛色貪盃，彷彿如金陵陳後主。○從十八歲登基即位，二十五年，倒改了五遭年號。先改建中靖國，後改崇建，改大觀，改正和。

當下駕坐寶位。靜鞭嚮罷，文武百官，九卿四相，秉簡當胸，向丹墀五拜三叩頭禮，進上表章，已有殿頭官，自穿紫窄衫，腰繫金麻帶，步着金塔，口傳聖勅道：「朕今即位，二十稔于茲矣。專辯告成，上天降瑞。今值履端之慶，與卿等共之。」言未畢，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或地嚮，袍袖列風生，官不知多大，玉帶顯功名；視之乃左丞相，崇政殿大學士，兼吏部尙書，太師魯國公蔡京也。幘頭象簡，俯伏金塔叩首，口稱：「萬歲萬歲萬萬歲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。恭惟皇上，御極二十稔以來，海宇清寧，天下豐稔，上天降鑒，禎祺禎疊見。日重輪，星重輝，海重闕，聖上握乾符，永享萬年之正統；天保

定，地保甯，人保安，皇圖膺寶，靡益增永壽之無疆。三邊永息于兵戈，萬國來朝于天闕。銀岳排空，玉京挺秀；寶籙膺頒于昊闕，絳霄深聳于乾宮。臣等何幸？欣逢盛世，交際明良！永效華封之祝，常沾日月之光。不勝瞻天仰聖，激切屏營之至。謹獻頌以聞。」良久，聖旨下來：賢卿獻頌，蓋見忠誠，朕心加悅。詔改明年，爲宣和元年，正月元日，受定命寶，肆赦覃賞，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。殿頭官口傳聖旨：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言未畢，見一人出離班部，倒笏躬身，緋袍象簡，玉帶金魚，跪在金階。口稱：「光祿大夫，掌金吾衛事，太尉太保，兼太子太保臣朱，引天下提刑官員事，後面跪的，兩淮兩浙，山東山西，河南河北，關東關西，福建廣南，四川等處，刑癩千戶章降等，二十六員。例該考察，已更陞補，繳換劄何，合當引奏，未敢擅便，請旨定奪！」聖旨傳下來，照例給領。朱太尉承旨下來，天子龍袍一展，羣臣皆散，駕即回宮，百官皆從端禮門，兩分而出。那十二象，不待而先走，鎮將長隨，紛紛而散。只聽甲嚮，又刀力士，團子紅軍盡盡而出；惟見戈明，朝門外車馬縱橫，侍仗羅列。人喧呼，海沸波翻；馬嘶喊，山崩地裂。衆提刑官，皆出朝上馬，都來本衙門伺候，鐵桶相似。良久只見知印局來，拿了印牌來傳道：「老爺不進衙門了，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，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。」以此衆官都散了。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，又過了一夕。

到次日，衙門中領了劄付，同衆往科中掛了號，打點殘裝，收拾行李，與何千戶一同起身。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，囑付何千戶：凡事請教西門大人，休要自專，差了禮數。從十一月十一日，東京起身，

，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：「平白我借，他又不與；迎春倒說拿去，如意攔住了不肯。」春梅便道：「耶，這怎的這等身分？太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籠來？娘不肯，還要教我洗裹脚；我漿了這黃絹裙子，問人家借棒槌使便兒，還不肯與將來！替娘洗了，拿什麼槌？」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罷。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脚，忽然聽見，便問怎麼的？這春梅便把借棒槌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。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，尋了不着這個由頭兒，便罵道：「賊淫婦怎的不與？他是丫頭，你自家問他要；不與罵那淫婦，不妨事。」這春梅還是年壯，一冲性子，不由的激犯。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：「那個是世人也怎的？要棒槌兒使使不與，他如今這屋裡，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？」如意兒道：「耶，這裡放着棒槌，拿去使不是？誰在這裡把住？就怒說起來！大娘分付：趁韓媽在這裡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，和綿綉褲子來等着，又拙出來說槌；秋菊來要，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，作拿上使去；就架上許多誑！說不與來？早是迎春姐這裡聽着。」不想潘金蓮隨即就來了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！死了你家主子，如今這屋裡就是你；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？俺這些老婆死絕了，教你替他漿洗衣服，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們，我好耐驚耐怕兒！」如意兒道：「五娘怎的這說話？大娘不分付俺們，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賊淫刺骨，雌漢的淫婦！還說什麼嘴？半夜替爹遞茶兒，扶被兒是誰來？討披襖兒穿是誰來？你背地幹的那繭兒，你說我不知道？偷就偷出肚子來，我也不怕。」如意道：「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；俺們到的那些兒。」這金蓮不聽便罷。

石砌碑橫夢草迷，迴廊古殿半欹斜；

夜深宿客無燈火，月落安禪更可嗟。

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，見題着黃龍寺；見方丈內幾個僧人，在那裡坐禪，又無毀燈火，房舍肉壞，半用籬遮。長老出來問訊，旋炊火煮茶，伐草根喂馬。煮出來，西門慶行囊中，帶得乾雞，臘草都餅棋子之類，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。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。過得一宿，次日風止，天氣始晴。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，作辭起身往山東來。正是：

正事驅馳豈憚勞？關山迢遞赴京朝；

夜投古寺無烟火，解使行人心內焦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

寒暑相推春復秋， 他鄉故國兩悠悠。

清清行李風霜苦； 蹇蹇王臣涕淚流。

風波浪裡任浮沉； 逢花遇酒且寬愁。

蝸名蠅利何時盡？ 夢向青童笑白頭！

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。單表吳月娘在家，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，在金蓮房飲酒，被奶子如意兒，看見西門慶來家，反受其殃，架了月娘一篇是非，合了那氣，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，月娘通不招應。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，即就打發。分付平安：無事關好大門，後邊儀門夜夜上鎖，姊妹們都不出了，各自在房做針指。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，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入。常時查門戶，凡事多嚴緊了。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，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，在月娘處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。

一日，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，教如意兒做。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，就在李瓶兒那邊晒。不想金蓮這邊，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，問他借棒槌；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，不與他，說道：「前日你拿了這個棒槌使，秋菊使着罷了，又來！要趁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。」那秋菊使性子

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，逕往山東大道而來。已是數九嚴寒之際，點水滴凍之時，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，枯木寒鴉；疎林淡日影斜暉，暮雪凍雲迷晚渡；一山未盡一山來，後村已過前村望。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，驟然撞遇，天起一陣大風。但見：

非干虎嘯，豈是龍吟？卒律律寒颼撲面，急颼颼冷氣侵人。既不能卸柳，暗藏着水妖山怪。初時節無踪無影，次後來捲霧收雲。驚得那綠楊堤鴨鳥雙飛；紅蓼岸鴛鴦並起。則見那入紗窗，撲銀燈，穿畫閣，透羅裳，亂舞飄。吹花擲柳，昏慘慘；走石揚砂，白茫茫。刮得那大樹連聲，吼刷吼刷，驚得那孤雁落深潭。須臾砂石打地，塵土遮天。砂石打地，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；塵土遮天，好似百萬鐵鎗捲土至。趕趕得村落，漁翁罷釣，捲鉤綸疾走回家；山中樵子魂驚，披奔縮忙。謔得那山中虎豹縮着頭，隱着足，潛藏深壑；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，蟠着尾，難顯猙獰。刮多時，只見房上瓦飛似燕；吹良久只見山中走石如飛瓦。飛似燕，打得客旅迷踪失道；石走怒，干得那商船緊攏收帆。大樹連根拔起，小樹有條無稍。這風大不大，真是吹折地獄門前，刮起酆都頂上塵。嫦娥急把蟾宮閉，列子空中叫救人。險些兒玉皇住不住的崑崙頂，只刮的大地乾坤上下搖。

西門慶與何千戶，坐着頂頂毡帽暖轎，被風刮得寸步難行。又見天色漸晚，恐深林中，撞出小人來，對西門慶說：「投奔前村安歇一夜，明日風住再行。」找尋了半日，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。數株疎柳，堵橫牆。但見：

，聽了心頭火起，紛面通紅。走向前一把手，把老婆頭髮扯住，只用手攔他腹。這金蓮就被攔住，向前勸開了。罵道：「沒廉恥的淫婦！嘲漢的淫婦！俺們這裡還聞的聲喚，你來雌漢子，合你在这屋裡是什麼人兒？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；從新又出世來了，我也不怕你。」那如意兒一壁哭着，一壁挽頭髮說道：「俺們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；只知在爹家做奶子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做奶子，行你那奶子的事，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起精兒來？老娘成年拿雁，教你弄鬼兒去了。」正罵着，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，說道：「六姐，我請你後邊下棋，你怎的不去？却在這裡亂些什麼？」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，說道：「你告我說，因為什麼起來？」金蓮消了回氣，春梅遞上茶來，呵了些茶，便道：「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，茶也拿不起來！」說道：「我在屋裡正描鞋，你使小鬻來請我；我說且倘俺兒去，捶在牀上還未睡去着也，見這小肉兒，百忙且褪裙子。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腳搥搥出來；半日只聽的亂起來；教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使，他不與把棒槌匹手奪下了，說道：「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，又來要；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。」教我心裡就惱起來。使了春梅：你去罵那賊淫婦，從移時就這等大胆降伏人？俺們手裡教你降伏！你是這屋裡什麼兒？押折轎竿兒娶你來？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，我就隨跟了去。他還嘴裡裡刺刺的，教我一頓捲罵；不是韓嫂兒，死氣的賴在中間拉着我，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，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。要俺們在这屋裡點葦買葱，教這淫婦在俺們手裡弄鬼兒也沒鬼。大姐姐那些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來旺兒，賊奴才淫婦，慣的有些摺兒，教我和他爲冤結仇，落後一染膿帶，還燥有我身上，說

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；如今這個老婆，又是這般慣他，慣的恁滾張倒置的！你做奶子的事，許你在跟隨花黎胡消，俺們眼裡是放的下砂子底人？有那沒廉恥的貨，人也不知死的那裡去了！還在那屋裡哩！但往那裡回來，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，口裡一似嚼蛆的，不知說的什麼；到晚夕要吃茶，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送茶。又忙忽兒替他蓋被兒，兩個就弄將起來。就是了久慣的淫婦，他說了頭遞茶許你去撐頭獲腦去睡漢子，是什麼，問他要披襖兒，沒廉恥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細段來，替他裁披襖兒。你還沒見哩，斷七那日學他爹，爹就進屋裡燒紙去，見丫頭老婆正在炕上坐，看搥子兒；他進來收不及，反說道：「姐兒你們學要，供養的匾盒和酒，也不要收到後邊去，你們吃了罷。」這等縱容看他謝的什麼？這淫婦請說爹來不來，俺們不等你了。不想我兩步三步，就叔進去，說的他跟張失道，于是不言語了。行貨子什麼好老婆？一個賊活人妻淫婦，這等你餓眼見瓜皮，不管了好歹的，你收攬答下，原來是一個眼裡火，爛桃行貨子！想有些什麼好正條兒！那淫婦的漢子，說死了；前日漢子抱着孩子，沒在門首打探兒？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！你看一向在人眼前，花哨是那樣花哨，就別摸兒改樣的，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。那太姐姐成日在後邊，只推裝兒裝啞的，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！」那玉樓聽了只是笑，金蓮道：「南京沈萬三，北京枯柳樹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怎麼不饒的？雪裡死屍自然消他出來。」玉樓道：「原說這老婆沒漢子，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？」金蓮道：「天不着風兒晴不的，人不着謊兒成不的；他不齊，瞞着，你家肯要他。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，寡瘦的乞乞縮縮，那等醜兒；看你賊淫婦，吃了這二年

飽酒，就生事兒，離起漢子來了！你如今不禁下他來，到明日又教他上頭騎上臉的，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？」玉樓笑道：「你這六丫頭，倒且是有權術！」說畢，坐了一回，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。正是：

三光有影遺誰繫？萬事無根只自生。

有詩爲証：

一掬陽和動物華，深紅淺綠總萌芽；

野梅亦足供清玩，何必幸夷樹上花？

話休饒舌。有日後晌時分，西門慶來到清河縣，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，先往家去；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。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，他便騎馬來家。進入後廳，吳月娘接着。拂去塵土，盪水淨面畢，就令丫鬚院子內放桌兒，滿城焚香，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。月娘便問：「你爲什麼許願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且休說，我性命來家。」往回路上之事，告說一遍：「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剛過黃河，行到沂水縣，八角嶺上，遭遇大風。那風那等兇惡！沙石迷目，通不放前進；天色又晚，百里不見人，衆人多慌了。馱垛又多，誠恐鑽出個賊怎了？前行投到古寺中，和尚又窮，夜晚連燈火沒個兒；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糧麵食，借了燈火來，熬了些豆粥，每人各吃一頓。砍了些柴薪草根，喂了馬。我便與何千戶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。次日風住了，方纔起身。這場苦，比前日還更苦十分；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，這遭又是寒冷天氣，又就許多懼怕；幸得平地還罷了！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？我頭行路上，許了些願心，到臘月初一

日，宰猪羊祭賽天地。月娘又問：「你頭裏怎不來家？却往衙門裏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，不得來了；着陞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，名永壽貼刑，不上二十歲，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，任事兒不知道。他太監再三央及我；凡事看顧教道他，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，他知道什麼？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，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。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裏住着，待夏大人搬取了家小，他的家眷纔搬來。昨日夏大人，甚是不願意；在京不知什麼人走了風，投到俺們去京中，他又早使了錢；不知多少銀子，送了當朝林真人分上，對堂上朱大尉說：情愿以指揮職銜，再要提刑三年。朱大尉對老爺說，把老爺難的要不得。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，把我攆在空地裏去了。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，不知他什麼人對他說來！」月娘道：「不信，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，大燎腿樣有的事兒；詐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，那個說一湯，恰似逞強賣富的。正是有心算無心，不備怎備？頭見你幹，人家曉的不耐煩了，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，你還不知道哩！」西門慶又說：「夏大人臨來，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；容日你賞分禮兒走走去！」月娘道：「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，就一事兒喜歡，說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。常言道：『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』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，休說世人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，說着去不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他吃了飯去。」玳安道：「他說不吃罷。」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孫雪娥，大姐，多來參見道萬福，問話兒陪坐的。西

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，還有李瓶兒在，今日却沒他了！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，與他靈牀作揖，因落了幾點眼淚。如意兒迎春繡春，多來向前盤頭。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。一面分付討出四兩銀子，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；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。又教來興兒，宰了半口豬，半腔羊，四十斤白面，一包白米，一罈酒，兩腿火薰，兩隻鷄，十隻雞，柴炭兒；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，與何千戶送下程。又叫了一名廚役，在那裏答應。正在廳上打點，差玳安送去，忽琴童兒進來說道：「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。」西門慶連忙道：「有請。」溫秀才穿着綠段道袍，伯爵是紫絨襖子，從前進來，參見西門慶連連作揖，道其風霜辛苦。西門慶亦道：「蒙二公早晚看家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又看家裏。我早起來時，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，俺房下就先說，只怕大官人來家了，你還不走的瞧瞧去？我便說：『哥從十二日起身，到今還得上半月期，怎的來得快？我三日一遍，在那裏問，還沒見來的信息。』」房下道：「來不來你看看去。」教我穿衣裳到宅裏，不想說哥來家了。走到對過會溫老頭兒，不想溫老師也纔穿衣裳；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。」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。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，出來擺放，便問道：「誰家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新同僚何大人，如此回來；家小還未到，且在衙門中權住。送分下程與他，又被東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接風酒。再沒人，請二位與大哥奉陪。」伯爵道：「又一件，吳大舅與哥是官，溫老先戴着方巾，我一個小帽兒，怎陪得他坐？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，惹他不笑話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，借與你戴着，等他問你，只說道是我的大兒子。好不好？」說畢，衆

人笑了。伯爵道：「說正經話，我頭八寸三，又戴不的你的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也是八寸三分，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不要借與他！他到明日說慣了，往禮部當官身去，又來？」溫秀才笑道：「老先生兒好說，連我扯下水去了。」家人拿上茶來吃了。溫秀才問：「夏公已是京麼？」不來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做了堂尊了。直掌鹵簿大嗎，穿麟服，使藤棍，如此華任，又來做什裏那須臾看寫了帖子兒，擡下程出門，教玳安送去了。西門慶拉溫秀才，伯爵廂房內暖炕中籠了火，陪福任坐。又使琴童先往後院裏叫吳惠，鄭春，邵奉，左順，四名小優兒，明日早來伺候。不一時，放桌兒二人吃酒，來安兒拿上案來擺下。西門慶分付：「再取雙鍾筋兒，請你姐夫來坐坐。」良久，陳經濟走來作揖，打橫坐下。四人圍爐共坐，把酒來斟。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的心好，一纏能壓百福；就有小人，一時自然多消散了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；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驅馳！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家中沒甚事？」經濟道：「家中爹去後，倒也無事。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裏差人來問了兩遭；昨日還來問，我回說還沒來家裏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來安兒裝了大盤子，黃芽韭豬肉盒兒上來。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，忽有平安走來報：「衙門裏各房令吏，和衆節級來稟事。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，令他進見。二人跪下，請問老爹幾任？官司公用銀兩，動支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。」令史道：「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；如令老爹轉正，何老爹新到任，兩事並舉，比常尋不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添上十兩銀子，三

十兩買辦就是了。」二人應諾下去，西門慶又叫回來，分付上任的日期，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。二人道：「何老爹說定准在十八日上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伺候就是了。」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，定桌席買辦去了。落後喬大戶又來拜望，道喜；西門慶留坐不坐，吃茶起身去了。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時方散。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宿題過。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，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，對王三官說了，具個柬帖兒來看請。西門慶這裏，買了二付豕蹄，兩尾鮮魚，兩隻燒鴨，一壘南酒，差玳安送去，與太太補生日之禮。他那裏賞了玳安三錢銀子，這不在話下。正廳上設下酒，錦屏耀目，桌椅鮮明，地鋪錦毯，壁掛名人山水。吳大舅，應伯爵，溫秀才，多來的早，西門慶陪坐吃茶。使人邀請何千戶。不一時小僮兒上來盪頭，應伯爵便問：「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不來我家來，我沒的請他去？」這伯爵便道：「你惱他們不言語了。」

正說話中間，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稟說：「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。吳大舅，溫秀才，應伯爵，都躲在西廂房內，西門慶冠帶出來，迎至廳上叙禮。道及輔陞恭喜之事，西門慶又謝他人馬，于是分賓主坐着，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，西門慶一一說了。周守備道：「龍溪不來，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取也得待出月，如今何長官，且在衙門權住着哩。夏公的房子，與了他住，也是我替他主張的。」守備道：「這等更妙！」因見堂中擺設桌席，問道：「今日所延甚客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聊具一酌，與何大人接風；同僚之間，不好意思。」二人吃了茶，周守備起身說道：「容日合衙列位，與二公奉賀。」西門慶

道：「豈敢動勞！多承先施！」作揖出門，上馬而去。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，又陪三人坐的。在書房中擺飯。何千戶到午後方來，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，各叙寒溫。茶湯換罷，各寬衣服。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，酒筵齊整，四個小僮，銀鑲象板，玉阮琵琶，遞酒上坐；堂中金爐焚獸炭，玉盞泛羊羔；放下簾子合席春風，滿堂和氣。正是：

得多少金樽浮眼福，玉燭翦春聲。

飲酒至起更時分，何千戶起身，往衙門中去了。吳大舅，應伯爵，溫秀才，各辭回去了。西門慶打發小僮兒出門，分付收了家火，往前邊金蓮房中來。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，復整新妝，薰香澡身，正盼西門慶，進他房來，滿面笑容，向前替他脫衣解帶，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，吃了打發上牀歇宿。端的暖衾暖被，錦帳生春，麝香藹藹。

看官聽說，大抵妾婦之道，盡惑其夫，無所不至。雖屈身忍辱，殆不爲恥。若夫正室之妻，光明正大，豈肯爲此？是夜西門慶與婦人儘力盤桓無度。次日早，往衙門中，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，兩院樂工，動樂承應。午後纔回家，排軍隨即抬了桌席來；王三官那裏，又差人早來邀請。西門慶使玳安緞舖中，要了一套衣服，包在毡包內。纔收拾出來，左右來報：工部安老爺來拜。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，出來迎接，安郎中食經正等承的俸，繫金廂帶，穿白鵝補子，跟着許多官吏，滿面笑容，相攜到廳叙禮。彼此道及公恭賀之，分賓主坐下。安郎中道：「學生差人來問幾次，說四泉還未回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京中要

等見朝引奏，纔起身回。」須臾茶湯吃罷，安郎中方說：「學生敬來有一事，不當奉瀆；今有九江大戶蔡少塘，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，來上京朝覲。前日有書來，有早晚便到。學生與宋松泉，錢雪野，黃泰宇，四人作東，借府上設席請他，未知允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算命，豈敢有違！約定幾時？」安郎中道：「在二十七日。明日學生送公子過來，煩盛使一辦，足見厚愛矣。」說畢，又上了一道茶，作辭起身，上馬唱道而去。

西門慶即出門，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。到門首先投了拜帖，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，連出來迎，至廳上叙禮。原來五間大廳，毬門蓋造五脊五獸，重簷滴水，多是菱花福廂，正面欽賜牌額金字，題曰：「世忠堂」。兩邊門對，寫着：「啓運元勳第，山河礪礪家。」廳內設着虎皮公座，地下鋪着裁毛絨毯。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，尊西門慶上坐，他便傍設一椅相陪。須臾紅漆丹盤，送上茶來，交手遞了茶，左右收了去，彼此扳了些話，然後安排酒筵遞酒。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。西門慶道：「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！」慌的王三官，今左右後邊說，少頃出來說道：「請老爹後邊見罷。」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，西門慶道：「賢契你先導引。」于是遷入中堂，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，身穿大紅通袖袍兒，腰繫金鑲碧玉帶，下着玄錦百花裙，擦抹的如銀人也一般，梳着縱鬢，點着朱唇，耳帶一雙胡兩珠子，裙拖垂兩，玉佩叮叮。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，請太太轉上，林氏道：「大人是客，請轉上了。」半日兩個人平磕頭，林氏道：「小兒不識好歹，前日冲撞大人，蒙大人寬宥，又處了那些人，知感不盡！今日備了一杯水

酒，請大人過來，老身磕個頭兒，謝謝；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禮來，使我老身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敢！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，誤了與老太太拜壽；些須薄禮，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。」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：「老文，你取付壽兒來，等我與太太送杯壽酒。」連忙呼玳安上來。原來西門慶，苞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，紫丁香色，通袖段襖，翠藍拖泥裙，放在盤內獻上。林氏一見金彩奪目，先是有五七分歡喜。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。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，拿樂器進來彈唱。林氏道：「你看叫進來做什麼？在外答應罷了。」一面揮出來。當下西門慶把盞畢，林氏也回奉了一盞，與西門慶謝了。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。西門慶纔待送下禮去，林氏便道：「大人請起，受他一禮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敢，豈有此禮！」林氏道：「好大人怎生這般說？你恁大職級，做不起他個父親？小兒自幼失學，不會跟着那好人，若不是大人垂愛，凡事也指教爲個好人；今日我跟前，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，但看不是處，一任大人教訓，老身並不護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太太雖故說得是，但令郎賢契，賦性也聰明；如今年少，爲小試行道之端，往後自然心地開闊，改過遷善，老太太倒不必介意！」當下教西門慶轉上，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，受其四拜之禮。遞畢，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。林氏笑吟吟，深深還了萬福，自此以後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，有這等事！正是：

常將壓善欺良意，權作矧矷雲雨心。

詩人看到此，心甚不平，故詩作以嘆之。詩曰：

從來男女不通酬，
賣俏營奸真可羞。
三官不解其中意，
鶻貼親娘還磕頭。

又詩：

大家閨閣要嚴防，
牝雞司晨最不良；

不但孛得家聲喪，
有愧當時節義堂。

遞畢酒，林氏分付王三官，請大人那邊坐，寬衣服。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。不一時安席坐下，小優彈唱起來，廚役上來割道，玳安拿賞賜伺候。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：

翠簾深小，房櫺滴玉鈎，抵控馳茸斗蛭，龜背錦屏風，春意溶溶，梅稍上暗香動。

（喬牌兒） 瑣窗橫倒挂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，夜深沉□永。

（甜水令） 瓊樹生花，玉龍晚凍，瑞雪舞迴風。碧落塵淡，自窺丹雲接□□臭門珠玄。

（折桂令） 錦排場賞玩春正，二八仙靈，十六歌童，花底藏門。尊前暗令，席上投隻，嬌滴滴爭妍競寵；
；幸孜孜倚翠偎紅，走學飛觥。換的移玄妙清，誰堪撥輕籠。

（水仙子） 鸞媒香靄，綉美帶葉鳳。臘光搖金蝶，象牀春暖花，胡的脂粉香，珠翠叢，彩雲深，羅襪
龍涎細，金爐獸，相暖溶溶，和氣春風。

（雁兒落得勝令） 銀筆秋雁橫，玉管鶯弄花，明翡翠翹酒滿玻璃寺衫袖，捧金尊羅帕春蔥。橙嫩霜剉，

茶帶雪烹；歡濃醉後，情從重，筵終更深樂未窮。

〔沽美酒〕 轉秋波一笑中，透犀兩情通；燈下端祥可重種，似嫦娥出月宮，神女下巫峯。

〔太平令〕 欲鬢 金釵飛鳳，舞裙纏翠縷蟠龍。粉汗溫銷華嬌容，舌尖吐丁香微送。臂釧封守，原是一對兒雛鸞嬌鳳。

〔川撥棹〕 喜相逢，相逢可意。種柳因花情，玉醪酥醞。那一回風流受用。巍巍寶髻，困藤秋水橫，曲彎顰眉黛濃。七弟兄醉烘玉筍暈微紅，龍花蝶玉，歡情縱。有身在醉魂中，蕊珠宮里遊仙夢。梅花酒恰便似雲雨蹤，沒亂殺，見慣司空禁故簾籠，馬棟，隣雞唱終，玉漏滴咽雖龍銀倚燼落螢沙寶，到曉米籠，碧天邊日那融融。

〔收江南〕 呀，倒聽的曉幃聲在粉牆東，早鴉啼金井下梧桐；春嬌滿眼未惶越，將一段幽繡籠，等閒驚覺忽忽。

當下食割五道，歌吟二套，秉燭上來，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。王三官再三款留，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。獨獨的一所書院，三間小軒，裏面花木掩映，文物消酒，金粉筆扁曰：「三泉詩坊」。四壁挂四軸古畫：軒轅問道，伏生墳典，丙吉問牛，宋京觀史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三泉是何人？」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。半日纔說：「是兒子的賤號。」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，抬過高壺來，只顧投壺飲酒；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。林氏後邊和丫環養娘，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。兒上來飲酒。吃到二更時分，西門慶已帶半酣，作

辭起身。賞小使三錢銀子。親送到大門，看他上轎。兩個排軍，打着燈火。西門慶頭戴暖耳，身披貂裘，作辭回家。

到家，想着金蓮白日裏話，逕往他房中；原來婦人還沒睡哩，纔摘去冠兒，挽着雲鬢，淡妝濃抹，正在房內倚靠着，梳抬脚，登着爐臺兒，口中噙瓜子兒等待，火邊茶烹玉蕊，桌上香爇金猊。見西門慶進來，慌的輕移蓮步，歛蹙湘裙，向前接衣裳安放。西門慶坐在牀上，春梅拿淨甌兒，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，點了一盞：濃濃豔豔之麻鹽筍栗系，瓜仁核桃仁，夾春不老海青，拿天鵝，木樨玫瑰，潑滴六安雀舌芽茶。西門慶剛呷了一口，美味香甜，滿心欣喜。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，打發在牀。婦人在燈下，摘去首飾，換了睡鞋，兩個被翻紅浪，枕欹彩鷲，並頭交股而寢。春梅向桌上罩合銀荷，雙掩鳳榻，歸那邊房中去了。

西門慶因問道：「我的兒，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會？」婦人道：「你去了這半個月，奴那刻兒放下心來？晚間夜又長，獨自一個又睡不着，隨問怎的暖床暖鋪，只是寒冷；伸着腿兒觸冷，伸不手中了的酸了，數着口子兒白盼不到；枕邊眼淚不知流勾多少！落後春梅小肉兒，他見我短嘆長吁，晚間逗着我下棋，坐到一起更時分，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脚兒睡。我的哥哥！奴心便是如此，不知你的心兒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油嘴！這一家雖是有他們，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？」婦人道：「罷麼你還哄我哩！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心兒，你說我不知道？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，把我來就不理了！落後李

瓶兒生了孩子，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，今日多往那去了，止有奴老實的還在。你就是風裏揚花，滾上滾下，如今又興起那如意兒，賊盜刺骨來了。他隨問怎的，只是奶子；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，不爭要了他，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好刺。你爲官爲宦，傳出去什麼好聽？你看這賊淫婦，前日你去了，因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，和你兩個大娘大鬧，通不讓我一句兒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罷麼，我的兒！隨問甚怎的，只是個手下人；他那里有七個頭，八個頭，敢頂撞你？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！低低手兒他過不去。」婦人道：「噤！說高高手兒他過不了的話；沒了李瓶兒，他就頂了窩兒，學你對他說：你若伏侍的有，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。你真個有這個話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胡猜疑我，那裏有些話？你寬恕他，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，陪不是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也不要他陪不是，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那邊睡，也非爲別的，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；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，他守靈兒誰和他私鹽私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信你這據溜子！人也死了一百日來，還守什麼靈？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；你層米倉的，上半夜搖鈴，下半夜丫頭似的，聽好柳聲幾句說的。」西門慶急了，摸個脖子來，問道：「怕我不怕？再敢嘗着！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不管着你，待好上天也！我曉的也丟不開這淫婦，到明日問了我，方許你那邊去。他若問你要東西，對我說，也不許悄悄偷與他；若不依我，打聽出來，看我曬的塵鄧鄧的不，讓我就擯先了這淫婦，也不差什麼兒。又想李瓶兒來頭，教你哄了，險些不把打到贅字號去了。你這波管子蠟桃行貨子，豆芽菜，有甚正條細兒怎的？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子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

你這小淫婦兒，原來就是六禮約。「當下兩個纏到三更方歇。正是：

有寶有鳥實有機，
吻得春來枝上說。

有時可證：

帶雨籠烟世所稀，
妖嬈身勢似難支。

終宵故把芳心訴，
留在東風不放歸。

兩個並頭睡到天明，於是兩個頑耍一番。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，問春梅：「爹起身不曾？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，又抬了兩罇金華酒，四盆花樹進來。」春梅道：「爹還沒起身，教他等等兒！」玳安道：「他好小近路兒，確要趕新河口剛中回說話哩。」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，隔窗叫玳安問了話，拿帖兒進，拆開看着，上寫道：

奉去分資四封，共八兩。惟少塘桌席，餘者散酌而已。仰冀從者留神，足見厚愛之至！外具蒔花二盆，清玩浙酒二樽，少助待客之需，希莞納幸甚！

門慶見了，一面起身，且不梳頭；戴着毡巾，穿着絨襖衣走出到廳中，令安老爹人進見。遞上分資子。西門慶見四盆花草，一盆紅梅，一盆白梅，一盆茉莉，一盆辛夷，兩罇南酒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收了發了回帖，賞了來人五錢銀子。因問：「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？用戲子不用？」來人道：「多得早來。戲用海鹽的，不要這裏的。」一面打發了。西門慶分付左右：把花草抬放藏春塢，書房中擺放。旋叫泥水匠

隔山拘火，打了兩座暖炕；恐怕煤烟薰腦，寄委春鴻來安澆茶水有悞。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，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。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，院中叫小優兒，晚夕彈唱。按下一頭。

却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揣着盒兒，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，央溫秀才寫請書，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。剛出門轉了街口，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：「二爺請回來！」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。立住了脚，李銘走到眼前問道：「二爺往那里去？」伯爵道：「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。」李銘道：「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。」只見後邊一個闊漢掇着盒兒，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；李銘連忙磕了頭，起來把盒兒撿進來放下。揭開，却是燒鴨二隻，老酒二瓶，說道：「小人沒甚，這些微物兒，孝順二爹賞人。小的有句話，逕來央及二爹。」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。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：「傻孩兒！你有話只管和我說，怎的買禮來與我？」李銘道：「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，如今爹到看顧別人，不用小的了！就是桂姐那邊的事，各門各戶，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；不爭爹因着那邊怪我，難爲小的了？這負屈啣冤，沒處聲訴！逕來告二爹，二爹倘到宅內，見了爹，替小的加句美語兒說說；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，不干小的事，爹動意惱小的，不打緊！同行中人，越發欺負小的了！」伯爵道：「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沒曾去。」伯爵道：「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，在家擺酒，與何老接風，請了我，何大舅溫師父同坐；叫了吳惠，鄭春，邵春，左順在那裏答應；我說怎的不見你？我問你爹，你爹說他沒來，我沒的請他去？傻孩兒，你還不走跳着些兒！還好你與誰賭氣哩，」

李銘道：「爹宅內不呼喚，小的怎的好去？前日他們四個，在那里答應，今日三娘上壽，安官兒早晨在裏邊，又叫了兩名小的兒去了。明日老爹擺酒，又是他們四個，倒沒小的，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？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，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。我從前已往，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，你央及我這些事兒，我不替你說？你依着我，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，你自那里錢兒，我受你的？你如今親跟了我，等我慢慢和你爹說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不收此禮，小的也不敢去了。雖然二爹不稀罕，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。」千恩萬謝，再三央告，伯爵把禮收了。討出三十文錢，打發拿盒人回去，說道：「盒子且放在二爹這里，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。」于是與伯爵同出門。轉灣抹角，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，到書院門首，搖的門環兒響。說道：「葵軒老先生在家麼？這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，忙應道：「請里面坐。」書童開門，伯爵在明間內坐的。正面列四張東坡椅兒，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；兩邊貼着墨刻，左右一聯，書着「瓶梅香筆研，窗雪冷琴書。」一間挂着布門簾。溫秀才聽見他來，一面即出來相見，敘禮讓坐，說道：「老翁起來的早！往那里去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敢來煩瀆大筆，寫幾個請書兒。如此這般，二十八日，小兒滿月，請宅內他娘們坐坐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帖在那里？將來學生寫。」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。這溫秀才拿到房內，研起墨來，纔來寫得兩個，只見棋童慌慌張張，走來說道：「溫師父！再寫兩個帖兒，大娘的名字。如今請東嶺壽親家娘和大姑子去，頭里琴童來取了，門外韓大姨，和孟二姑子，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會？」溫秀才道：「你姐夫看着打發去

這半日了。」棋童道：「溫師父；寫了這兩個，還再寫上三個：請黃四孀，付大娘，韓大孀，和甘夥計娘子的。我使來安兒來取。」不一時打發去了。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，伯爵問：「你爹在家裡？衙門中去了？」來安道：「爹今日沒往衙門里去，在廳上看着收禮；喬親家那邊送禮來了。二爹請過那邊坐的！」伯爵道：「我寫了這帖兒就去。」溫秀才道：「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，來晚了。」伯爵問起那王宅，溫秀才道：「是招宣府中。」伯爵就知其故。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，方纔與伯爵寫得完備。李銘過這邊來，西門慶蓬着頭只在廳上收禮，打發回帖，傍邊排擺桌面，見伯爵來唱喏畢，讓坐廳上。生着一盆炭火。伯爵謝前日厚情，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？西門慶把安郎中來，央光作東，請蔡九府之事，告與他說了一遍。伯爵問道：「明日是戲子？小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叫了一起海鹽子弟；我這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那四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吳惠，邵春，鄭春，左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怎的不用李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有了高枝兒，又稀罕我這裡做什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哥怎的說這個話？你喚他，他纔來；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，但是各人勾當，不干他事。三孀那邊幹事，他怎得曉的？你到休要屈了他！他今早到我那裡，哭哭啼啼告訴我：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，只小的答應該幾年，今日有了別人，倒沒小的！他再三賭神發咒，並不知他三孀在那邊一字兒。你若惱他，却不難爲他了？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，你若動動意見，他怎的禁得？」便教李銘：「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！你只顧躲着怎的？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。」那李銘便過來，站在箱子邊，低頭斂足；只見僻廳鬼一般，看着二人說話，再不敢言語。

。謾得伯爵叫他，一面走進去，真着腿兒，跪着地下，只顧磕頭說道：「爹再訪那邊事，小的但有一字知道，小的車碾馬踏，遭官刑謀死。爹從前已往，天高地厚之恩，小的一家粉身碎骨，也報不過來；不爭今日惱小的，惹的同行人恥笑；他出欺負小的，小的再向那裡是個主兒？」說畢，號淘痛哭，跪在地下，只顧不起身。伯爵在傍道：「罷罷！哥是看他一場，大人不見小人之過！休說沒他不是，就是他不是處，他既如此，你也將就可恕他罷！你過來，自古穿黑衣，抱黑柱；你爹既說開，就不惱你了。」李道：「二爹說的是，知過必改，往後知道了。」伯爵道：「打面面口袋，你這回纔到過醮來了。」西門慶沉吟半晌，便道：「既你二爹再三說，我不惱你了。起來答應罷！」伯爵道：「你還不快磕頭哩！」那李銘忙磕個頭，立在傍邊。伯爵方纔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，來遞與西門慶，說道：「二十八日，小兒彌月，請列位嫂孀，過舍光降光降。」西門慶展開觀看，上面寫着：

「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，寒舍薄具豆觴，奉臨厚腆，千希魚軒責臨，不勝幸荷！」

西下書：「應門杜氏欽柅拜」

運門慶看畢，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們瞧去：「管情後日去不成，實和你說，明日是你三娘生日，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，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，如何去的成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殺人，嫂孀不去，滿園中菓子兒，再依着誰哩，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。」少頃，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，大娘說：「多知覆，知道了。」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，笑了道：「哥，剛纔你就哄我起來，若是嫂孀不去，我就把頭磕爛

了，也好歹請嫂走走。」于是西門慶教伯爵：「你且休去，在書房中坐坐！等我梳了頭兒，咱們吃飯。」說畢，入後邊去了。這伯爵便向李銘道：「如何？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，他甚是惱你，他有錢的性兒，隨他說幾句罷了。常言噴拳不打笑面，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。拿着大本錢做買賣，還放三分和氣，你若擇硬船兒，誰理你？休說你們隨機應變，全要四水兒活，纔得轉出錢來。你若撞東牆，別人吃虧飽了，你還忍餓。你答應他幾年，還不知他性兒？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，兩當一兒，就與三娘做生日，就與他陪了禮兒來；一天事多了了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說得是！小的到家過去，就對三媽說。」說着，只見來安兒放桌兒，說道：「應二爹，請坐！爹就出來。」不一時，西門慶梳洗出來，陪伯爵坐的，問他：「你連日不見老祝孫天化？」伯爵道：「我不令他來，他知道哥惱他，我便說：『還是哥十分情分，看上顧下，那日瘟虫蠅蚱一例撲了去，你敢怎樣的？』他們發下誓，再不和王家小厮走；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，他們也不知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他如此這般，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，拜認我做乾老子，吃到二更來了。他們怎樣的再不和來往，只不干礙着我的事。隨他去，我管他怎的？我不真個是他老子，我管也不成？」伯爵道：「哥這話說絕了。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，解釋解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他只顧來！平白服甚禮？」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，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。西門慶吃粥，伯爵用飯。吃畢，西門慶問：「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？」來安道：「來了這一日了。」西門慶叫了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，一個韓佐，一個邵鍊，向前來磕了頭，下邊吃飯去了。良久，伯爵起身說道：「我去罷，家里不

知怎樣等着我哩！小人家兒幹事最苦，先從擔裏底下，直買起到堂前首，那兒不要買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幹了事，晚間來坐坐；與你三娘上壽，磕個頭兒，也是你的孝順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個一定來，還教房下送人情來。」說畢，一直去了。正是：

得意友來情不厭，
知心人至話相投。

有詩爲証：

順情說好話，
幹直惹人嫌；

世事淡方好，
人情密久看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

巧厭多乖拙厭聞，善嫌懦弱惡嫌頑。

富厭嫉妬貧遭辱；勤又貪圖儉又慳。

觸目不分皆笑拙；見機而作又疑奸。

思量那件合人意，爲人難做做人難。

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。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，看泥水匠打地爐炕，牆外燒火，裡邊地暖如春；安放花草，庶不至煤烟薰觸。忽見平安拿進帖來，稟說：「帥府周爺那里差人送分資來了。」盒內封着五封分資：周守備，荆都監，張團練，劉薛二內相，每人五十星，粗帕二方，奉引賀敬。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，拿回帖打發來人去了。且說那日楊姑娘，與吳大妗子，潘姥姥，坐轎子先來了，然後呼姑子大師父，王姑子，并兩個小姑子，妙趣妙鳳，并郁大姐，多買了盒兒來，與玉樓做生日。吳月娘在上房擺茶，衆姊妹都在一處陪侍。須臾吃了茶，各人都取便坐了。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，三不知走到房裡，拿過針線匣，揀一條白綾兒，用扣針兒親手揪籠帶兒，用織手向簷妝磁盒兒內，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，裝在裡面周圍。又進房來，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。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。

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，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。這婦人連忙收過，一連陪他坐的。這姑一見左右無人，悄悄遞與他，向他說：「多整理完備了，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，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，情一度就成胎氣。你看後邊大菩薩，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，今也有了半肚子了。我還說個法兒，與你縫做了錦香囊，我贈道珠砂雄黃符兒，安放在裏面，帶在身邊，管情就是男胎，好不准驗。」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，一面接了符藥，藏在廂中。拿過歷日來看，二十九日是壬子日，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：「這個不當什麼，拿到家買根菜兒吃，等坐胎之時，你明日稍了硃砂符兒來着，我尋疋絹與你做鐘袖。」姑子道爲「菩薩快休計設！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；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，他說我換了他的主顧，好不和我兩個囉鬧；到處拿言語裏我，我的爺隨他墮業，我不與他爭執，我只替人家行好，救人苦難。」婦人道：「薛爺，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，我這里勾當，你也休和他說。」薛姑子道：「法不傳六耳，我肯和他說？去年爲後大菩薩喜事，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，攤了一半與他纔罷了。一個僧家，戒行也不知，利心又重，得了十方施主錢糧，不修功果，到明日死沒，披毛戴角還不起。」說了回話，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。那姑子吃了茶，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，參了參靈，方歸後邊來。約後晌時分，月娘兩個放桌兒，炕屋里請坐。諸掌客明間內，坐的齊整錦帳圍屏，放八仙桌鋪着火盆。菜的案酒。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，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大衣，白綾襖子，同月娘居上；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。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，壺內羊羔滿泛。邵鏗韓佐兩個優兒，銀箏象箏，月面琵琶席前彈唱，紛紛瑞靄飄，朶朶祥

雲墜。玉樓打扮粉妝玉琢，連臉生春，與西門慶遞酒。花枝招颯，綉帶飄飄，碰了四個頭。然後方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，安席坐下。只見陳經濟向前，大姐執壺，先遞了西門慶月娘，後與玉樓上壽。行畢禮，傍邊坐下。廚下壽麵點心，添換一齊拿上來。只見來安，拿進盒兒來說：「應寶送人情來了。」西門慶教月娘收了，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，請你應二娘，和大舅來坐坐！我曉的他娘子兒，明日也是不來，請二哥來坐坐罷，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。來安拿帖兒，同應寶去了。西門慶坐在上面，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，還有李大姐，今日子母五個，只少了他！由不得心中痛，眼中落淚。不一時李銘斟上酒，下邊吃；湯飯上來了，兩個小優兒也來了。月娘分付：「你會唱『比翼成連理』不會？」韓佐道：「小的有。」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，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分付：「你唱一套『憶吹簫』我聽罷。」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「集賢賓」。

〔憶吹簫〕 玉人何處也？今夜病較添些。白露冷秋蓮香，粉牆低皓月偏斜。止不過暫時間鏡破釵，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絕。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；不斷巖樹重牙，悄的是流光去，馬雁陳欄蛇。

〔逍遙樂〕 歡娛前夜，喜根燈能香玉帶結。剛得了和協，誰承望又早離別？常記得相靠相靠笑語碟，靈堂中那日驕奢，受用些樽中綠，釵扇底紅牙，枕上蝴蝶。

〔醋葫蘆〕 我和他，那日相逢臉帶羞，乍交歡心尚怯。半裝醉，半裝醒，半裝呆，兩情濃到今難棄。錦帳裡寫鴛衾，方纔溫熱，把一枝鳳凰簪兒，做了三兩截！

又）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截，背着人惱心說。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，惜花心怕將春漏；步蒼苔，脚尖輕立，露珠的常污了踏青靴。

（又）我爲他，朋情上將說話兒丟。他與我母親個，將喬攥兒掇。我爲他，在家中費盡了巧喫舌，他爲我，褪湘裙鴉花上血。

原來潘金蓮見唱些詞，盡知西門慶念李瓶兒之意；唱至此句，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，這點兒那點兒羞他。說道：「孩兒，那里猪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，你怎的醜的？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，又不是女兒，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？好了沒羞的行貨子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！我只知道那里曉的什麼。」兩個小優唱道：

（又）我爲他，耳輪兒常熱；他爲我，面皮紅羞把扇兒遮。蝴蝶兒，一個相府內懷春女，一個是君前門彈劍客。半路里忽逢者。剛幾個千金夜，忽刺八拋去也；我怎肯恁隨邪，又去把牆花亂？

（後庭花）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；聽了些，咕叮嚙筵前鐵。剛合上溫郎鏡，又早攔回卓氏車。我這里痛傷嗟，鴛帳冷香消蘭麝。困將來，剛因些望陽臺道路賒。那愁怎打疊！這相思索害他，看銀河直又斜；對孤燈又滅。

（青歌兒）呀，風亂灑堦前，堦前黃葉一半遮柳梢，柳梢殘月。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，害也斜瘦的嗚嚶。待桑田重變，海枯竭，還不了風流業。浪里來煞這愁，剛還在眼角側一又，來到肩上惹。恨不的情三尸肺

勝細鑑錫！有一日繡幃中肌玉重厮貼，我將他指尖兒輕捏，往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。

唱畢，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，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。月娘就有些看不上，便道：「六姐你也耐煩！兩個只顧且強什麼？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，丟的在屋里冷清清的，沒個人兒陪他；你們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，我就來。」當下金蓮和李嬌兒，往房裡陪楊姑娘，潘姥姥，大妗子坐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見來安向前說：「應二娘帖兒送到了，二爹來了，大舅便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。」因對月娘說：「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，我前邊陪他坐去。」又叫李銘：「你往前邊唱來罷。」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，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。又謝他人情：「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！」伯爵道：「他怕不得來，家下沒人。」良久溫秀才到，作揖坐下，伯爵舉手道：「早晨多有累老先生兒！」溫秀才道：「豈敢！」吳大舅也到了。相見讓位畢，一面琴童兒秉燭來，四人圍暖爐坐定，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桌上。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襪子上，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牙舞爪，頭角崢嶸，揚鬚鼓鬣，金碧掩映，蟒在身上，跳了一跳問：「哥，這衣服是那裏的？」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：「你們瞧瞧，猜是那裏的？」伯爵道：「俺們如何猜得着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，在我家吃酒，因寒冷，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。這是飛魚，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；他不穿這件，就相送了。此是一個大分上。」伯爵方極口誇獎：「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，此是哥的先兆！到明日高轉，做到都督上，不慙玉帶蟒衣，何況飛魚，穿過界兒去了。」說着琴童安放鍾筋，湯點心酒上來了。李銘在面前彈唱，伯爵道：「也該進去與

三嫂遞杯酒兒纔好，如何就吃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！你有孝順之心，往後邊與三嫂儘個頭兒是了。

說他怎的？」伯爵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磕頭去。着緊磕不成頭，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。」

西門慶向他頭上儘力打了一下，罵道：「你這狗材！單管恁沒大小。」伯爵道：「孩兒們若肯了，那個好意做大！」兩個又犯了回嘴。不一時拿將壽麵來，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；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，遞與李銘吃了。那李銘吃了，又上來彈唱；伯爵教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，大舅道：「不要索落他，隨他揀熟的唱去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好聽瓦盆管一套兒。」一面令琴童斟上酒，李銘于是箏排雁柱，欸定冰弦，唱了一套：「教人對景無言，終朝減芳容。」下邊去了。只見來安上來稟說：「廚子家去請問爹，明日叫幾名答應？」西門慶分付：「六名廚役，二名茶酒，明日具酒筵，共五桌，俱要齊備。」來安應諾去了。吳大舅便問：「姐夫明日請甚麼人？」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。吳大舅道：「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，又好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說？」吳大舅道：「還是我修倉的事，就在大巡手裡題本；望姐夫明日說說，教我青白青白！到年終他若滿任時，圖他保舉一二，就是姐夫情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不打緊！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，等我會便和他說。」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。伯爵道：「老舅，你老人家放心！你是個都樞主子，不替你老人家說，再替誰說？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，一箭就上垛。」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。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，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。李銘等去了，小廝收進家活，上房內擠着一屋裡人。聽見前邊散了，多往那房裡去了。

却說金蓮只說往屋里去，慌的往外走不迭；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，他便藏在影壁邊，黑影兒裡看着，西門慶進入上房，悄悄走來窗下聽聽；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，說道：「五娘怎的不進去？爹進來屋里來，和三娘多坐着不是。」又問：「姥姥怎的不見？」金蓮道：「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，往房里睡去了。」良久，只聽月娘便問：「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？唱又不會唱，只一味會三弄梅花！」玉樓道：「只你媽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，他纔依了你唱這套！好個猾小王八子，又不知叫什麼名字！一日在這裡，只是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兩個叫韓佐，一個邵謙。」月娘道：「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？」不防金蓮慢閃足潛踪，掀開簾兒進去，教他煖炕兒背後便道：「你問他！正景姐姐付的曲兒不教他唱，平白胡扯扯葉的，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李吹簫？支使的一團個小王八子，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！」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，便道：「是這一個六丫頭！你在那裡來猛可說出句話，倒說我一跳！單愛行鬼路兒！你從多咱路在我背後？怎的沒看見你進來來脚步兒响。」小玉道：「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。」金蓮點着頭兒，向西門慶道：「哥兒，你濃着些兒罷！你的小見識兒，只說人不知道，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？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，什麼他爲你褪裙杜鵑花上血？三個官唱兩個啞，誰見來？孫小官兒問朱吉，別的多罷了，這個我不敢許。可是你對人說的，自從他死了，好應心的茶也沒一盤子兒，沒了王屠，連毛吃豬，空有這些老婆躡着。你日逐只咪屎哩？見有大姐在上，俺們便不是上數的，可不着你那心的了！一個大姐，怎當家理紀，也扶持不過你來；可兒只是他好來？他死，你怎的不拉掣住他？當

初沒他來時，你也過來，如今就是諸般兒講不上你的心了。題起他來就疼的，你這心裡格地地的，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，也喜歡的你不要的，只他那屋裡水好吃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好六姐！常言不說的，好人長壽，禍害一千年！自古說的不圓砍的圓！你我本等是瞞貨，應不上他的心，隨他說去罷了！」金蓮道：「不是咱不說他，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，只說人憤不過他。」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胡說了！你我在那裡說道這個話來？」金蓮道：「還是請黃內官，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蠶子說？從他死了，好菜也拿沒出一盤子來，怪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，就是當初有他在，也不什麼的，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，和他做對兒麼？賊沒廉恥撒根基的貨！」說的西門慶急了，跳起來，趕着拿靴脚踢他，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。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，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，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，往前邊來。月娘見他醉了，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，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；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，送他前邊去。金蓮和玉簪站在穿廊下黑影中，西門慶沒看見他，玉簪向金蓮道：「我猜爹管情向屋裡娘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，等我慢慢進去。」這玉簪便道：「娘，你等等我！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。」于是走到牀房袖出兩個柑子，兩個蘋波，一包蜜餞，三個石榴與婦人。婦人接的袖了，一直走到他前邊。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，說道：「五娘端的在那邊？爹好不尋五娘。」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，悄悄向窗眼裡望裡張覷，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，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；恐怕攪擾他，連忙走到那邊屋裡，把秋菊將菓子交付與了他，因問姥姥睡沒有？秋菊道：「睡了一大回了。」囑付他

莫子好生取在揀妝內，原復往後邊來。只見月娘，李嬌兒，孟玉樓，西門大姐，大妗子，楊姑娘并三個姑子，帶兩個小姑子，妙趣妙鳳坐了一屋裡人。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，薛姑子在當中，放着一張炕桌兒，註了香，衆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。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，月娘道：「你惹下禍來，往他屋裡尋你去了；你不打發他睡，如何又來了？他到屋裡打你。」金蓮笑道：「你問他敢打我不敢？」月娘道：「他不打你，嫌我見你頭裡話出來的志緊了；常言漢子臉上有狗毛，老婆臉上有鳳毛。他有酒的人，我怕一時激犯他起來，激的惱了，不打下打狗不成？俺們倒替你捏兩把汗，原來你到這等潑皮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就惱我也不怕他。看不上那三等兒九格的，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，且東溝黎，西溝霸，支使的個小王八子，亂烘烘的，不知依那個的是！就是今日孟三姐好的日子，不該唱憶吹簫，這套離別之詞。人也不知死那裡去了，偏有那些佯慈悲，假孝順，我和刺不上。」大妗子說：「你姐兒們亂了這一回，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！姑夫好好的進來，坐着怎的又出他去了？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你還不知道，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，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，今年沒他了，落了幾點眼淚，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，玉人兒何處也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；剛纔搶白了爹幾句，搶白的那個急了，趕着踢打，這賊就走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！你隨官人分付，教他唱罷了，又搶白他怎的？想必每常見姐姐們多全全兒的，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，漢子家的心，怎麼不慘切個兒？」玉樓道：「好奶奶，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噴他唱？俺這六姐姐，平昔曉的曲子哩滋味，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，比古人那個不如他；又尙的怎的

，兩個交的情厚，又怎麼設山盟海誓；你爲我，我爲你，無比養的好。這個牢成的，又不願慣，只願拿言語白他，和他整斷亂了這半日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原來這等聰明。」月娘道：「他鑿曲兒不道？但題起頭兒，就知尾兒；像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，俺們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，偏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，那一句兒唱的差了，又那一節稍了，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，就和爹熱鬧，兩個白擦白的，必須擦惱了纔罷，俺們使不去管他。」孟玉樓在傍戲道：「姑奶奶，你不知我三四胎兒，只存這個丫頭子——這丫頭子，這般精靈兒古怪的，如今他大了，成了人兒，就不依我管教了。」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你又做我的，又來打上鞦我的娘起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尖，教的又來打上鞦！」楊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！常言一夜夫妻百日恩，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；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，少了一個，如何不想不疼不癢不題念的？」金蓮道：「想怎的不想，也有個常時兒！一般都是你的老婆，做什麼拾一個，減一個？俺們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，大姐裡後邊，他也不知道；你還沒見哩，每日他從那里吃了酒來，就先到他房里，望着他影，深深唱諾，口裏恰似嚼蛆一般，供着個羨慕兒着；舉筋只像活的一搬兒讓他。不知什麼張致，又嗔俺們不替他戴孝，俺們便不說他，又不是婆婆，胡亂帶過斷七罷了，只顧帶幾時？又與俺們亂了幾場。」楊姑娘道：「姐姐們見一半，不見一半兒罷！」楊姑娘道：「好快，斷七道了，這一向又早百日來！」姑娘問：「幾時是百日？」月娘道：「早哩，到臘月二十六日。」王姑子道：「少不的念個經兒。」月娘道：「挨年近節，忙忙的，

且念什麼經？他爹只怕過年念罷了。」說着，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荳泡茶來，每人一盞。須臾吃畢，月娘洗手，向爐中炷了香，聽薛姑子講說佛法。先念偈曰：

禪家法教豈非凡，佛祖家傳在世間；

落葉風飄着地易，等閒復上故枝難。

此四句詩，單說着這爲僧的，戒行最難；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般，落得容易，全枝復節甚難；墮業容易，成佛作祖難。

却說當初治平年間，浙江齊海軍，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刹，有兩個得道的真僧：一個喚作五戒禪師。如何謂之五戒？第一不殺生命，第二不偷財物，第三不染淫聲美色，第四不飲酒茹葷，第五不忘言綺語。如何謂之明悟，言其明心見性，覺悟我真。這五戒禪師，在家年方三十一歲，身不滿三尺，形容古怪。自伊師明悟，少其一目，名金禪，字佛教，如法了得。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，一日同來寺中，訪大行禪師；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，留在寺中做個首座。不數年大行圓覺，衆僧玄他做了長老，每日到坐。那第二個明悟，二十九歲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面闊口方，身體長大，兔數羅汗，俗姓王，兩個如同一母所生。但遇說法同外法應。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，天道嚴寒作雪，下了兩日，雪霽天晴，這五戒禪師早晨坐在禪椅上，耳邊連連只聞得小兒啼哭；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：「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，報我知道。」這道人開了山門，見松樹下，雪地上，一塊破蓆放着一個小孩兒，這是什麼人家丟在此處？向

請看，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，破衣包裹，懷內片紙，寫着他生時八字。清一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連忙到方丈稟知長老，長老道：「善哉，難得你善心！」即抱回房中好生喂養，救他性命，這是好事。」到了周歲，長老起了個名字，喚做紅蓮。日往月來，養在寺中，無人知覺，一向長老也忘了。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；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，如親生女一般。女子衣服鞋襪，如沙彌打扮，且是生得清俊，無事在房做針線，只指望招尋個女婿，養老送終。一日六月熱天，這五戒禪師，忽想數十年前之事，逕來千佛閣後，清一道人房中來。清一道：「長老希行，來此何幹？」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子何處？清一不敢隱諱，請長老進房一見，就差了念頭，邪心頓起；分付清一：「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，不可有誤！你若依我，後日擡舉你，切不可泄漏與人。」清一不敢不依，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！長老見他應得不爽利，喚人方丈，與了他十兩白金，又度謀，清一只得收了銀子，至晚送紅蓮到方丈，長老遂破了他身，每日藏鎖他在牀後紙帳房內，把些飯食與他吃。却說他師弟明悟禪師，在禪牀上，入定回來，已知五戒差了念頭，犯了色戒，淫垢了紅蓮女子，把多年德行，一旦拋棄了。「我去勸醒，再不可如此！」次日寺門前荷蓮花開，明悟令行者探一朵白蓮花來，插在胆瓶內，令請五戒來賞蓮花，吟詩談笑。不一時五戒至，兩個禪師坐下。明悟道：「師兄，我今日見此花甚盛，竟請吾兄賞玩，吟詩一首。」行者拿茶吃了，預備文房四寶。五戒道：「將那荷根爲題。」明悟道：「便將蓮花爲題。」五戒控起筆來，寫詩四句：

一枝菡萏兒張，
相伴蜀葵花正芳；

紅留似火開如錦，不如翠蓋菱荷香。

明悟道：「師兄有詩，小弟豈得無詩？」于是拈筆寫四句：

春來桃杏柳舒張，千花萬蕊鬪芬芳；

夏賞菱荷如燦錦，紅蓮爭似白蓮香。

寫畢呵呵大笑。八戒聽了此言，心中一悟，面有愧色；轉身辭回方丈，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，換了一身

新衣，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：

吾年四十七，萬法本歸一；

只爲念頭差，今朝去得急。

傳語悟和尚，何勞苦相逼？

幻身如閃電，依舊蒼天碧。

寫畢，放在佛前，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。行者忙去報與明悟，明悟聽得大驚，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，遂說：「你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差了這一着！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，我不信佛法三寶，必然滅佛謗僧，後世墮落苦輪，不得歸依正道！深可痛哉！你這你去得，我趕你不着？」當下歸房，令行者燒湯洗浴，坐在禪牀上：「吾今趕八戒和尚去也。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，放三日一時焚化。」說畢，亦圓寂坐化。衆僧皆驚，有如此異事！傳得四方知道：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。燒香禮拜，佈施者，人山人海。抬去寺

前焚化。這清一道人，遂收紅蓮改嫁平人養老。不日後五戒托生，在西川眉州，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，名喚蘇，字子瞻，號東坡。明悟托生與本州，姓謝這法爲子，爲端卿，後出家爲僧，取名佛印。他兩個還在一處作對，相交契厚。正是：

自到川中數十年，曾在廬頂上眠。

參透趙洲關捩子，好姻緣做惡姻緣。

桃紅柳綠還依舊，石邊流水响潺潺。

今影指引菩提路，再休錯意戀紅蓮。

薛姑子說罷，只見玉樓房中，蘭香拿了兩方盆細巧素菜，菓碟茶食點心，收了香爐，擺在桌上；又是一壺茶，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。然後又拿葷下飯米，打開一罈麻姑酒，衆人圍爐吃酒。月娘便與大姑子，擲色兒搶紅；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，玉簪便傍邊斟酒，又替金蓮打桌底下轉了兒。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。玉樓道：「等我和你猜！你只願贏他罷。」這玉樓道：「金蓮，露出手來！不許他褪在袖口邊，玉簪不許地近前！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蓮幾鍾酒。又教郁大姐彈唱。月娘道：「你唱了開五更俺們聽！」郁大姐便調絃高聲唱（玉交枝）道：

彤雲密布，剪鷲雪花辭舞，朔風凜冽穿窗戶。你心毒，奴更受苦！爹娘罵得奴心志狠毒！你說來的話，全不顧，把更兒從頭細數。

(金字經) 夜迢迢，孤另另，冷清清，更靜初。不寄平安，一紙書；腮邊流淚珠，不把佳期顧！一更里無帳的苦！

(玉交枝) 一更纔至冷清。撇奴在帳里番來復去，如何睡？二更里淚珠垂。

(又) 二更難過！討一覺頻頻的睡着，今宵今宵夢兒里來托。我思他，他思我；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，到如今樹葉兒皆零落，枉教奴痴心兒等着！

(金字經) 我痴心終日家等待，你何日是可？合少離多！咱命薄命薄？孤另孤另，怎生奈何？好着教難存坐。三更里，睡夢兒多！

(玉交枝) 三更月上好難挨！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，淚珠流，三兩行，紅綾的被兒，間了半牀。新挑的手帕兒在誰行放？瘦損了腰肢，腰肢沈郎。

(金字經) 沈郎的腰肢瘦，每日家愁斷了腸。盼望情人淚兩行，兩行。對菱花懶去妝，瘦損了嬌模樣。四更里偏夜長。

(玉交枝) 四更如畫。枕邊想不覺的淚流；靈神里曾發呪，剪青絲兩下里收。說來的話兒不應口，到如今閃的我，似章臺柳，教奴痴心等守！

(金字經) 我痴心終日家等待，你何日是休？盼望情人空倚樓，倚樓。想情人一筆勾，不由把眉雙皺。五更里淚珠流。

（玉交枝）五更雞唱，看看兒天色漸曉。放聲欲待，放聲又恐怕傍人笑！一全家心內焦。燒香出廟神前笑。負心的自有天知道！枉教奴痴心等着。

（金字經）我痴心終日家等待，你何日是了？簷外叮嚀鐵馬兒敲兒敲。攪的奴睡不着；一壁廂寒鴉叫，淒淒涼涼直到曉。

（玉交枝）曉來梳洗傍妝臺，懶上畫眉房。簷上喜鵲兒喳喳的；小梅香來報喜。報道是有情郎，真個歸奴，奴和入羅幃里。向前來奴家問你！

（後庭花）我問你個負心賊，你盡知一去了；半年來，怎生無個信息？我道你應舉求官去，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，我爲你受孤恓；在那裡偎紅倚翠。我爲你病恹恹減了飲食，瘦伶仃消了玉體；挨清晨儘晚夕。一更里聽天邊孤雁飛，二更里想情人魂夢里，五更里醒來時不見你。

（柳葉兒）呀，空閒了鴛鴦錦被！寂寞了蒸約蒸約！鶯斯海神廟見放着榜州例，不由我心中氣。你盡知負心的，自有個天知道。

（尾聲）流鶯錦帳同歡會；錦被里鴛鴦成對，永遠團圓直到底。

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，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，坐不住往前邊去了。到前邊叫了半日，角門纔開。只見秋菊揉眼，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你睡來！」秋菊道：「我沒睡。」婦人道：「見睡起來，你哄我！你自在，就不說往後來接我去？」因問：「你爹睡了？」秋菊道：「爹睡了這一日了。」婦人走到炕房

里，撻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。火。婦人要茶吃，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，婦人道：「賊奴才，好乾淨手兒！你倒茶我吃，我不吃這陳茶，熬的怪泛湯氣！你叫春梅來，教他另拿小壺兒頓些好甜水茶兒，多着些茶葉，頓的苦盪盪我吃。」秋菊道：「他在那邊牀屋里睡哩，等我叫他起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休叫他，且教他睡罷！」這秋菊不依，走在那邊屋里，見春梅睡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，被他搖推醒了道：「娘來了，要吃茶，你還不起來哩！」這春梅喊他一口罵道：「見鬼的奴才！娘來了罷了，平白說人刺刺的！」一面起來，慢條斯禮，擗腰拉袴，走來見婦人，只願倦着眼兒揉眼；婦人反罵：「秋菊這奴才！你睡的甜甜兒的，把你叫醒了。」因教他：「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，還不往下扯扯哩！」又問：「你耳朵上墜子，怎的只帶着一隻，往那裡去了？」這春梅還摸了摸，果然只有一隻，金玲瓏墜子，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，尋不見，良久不想落在牀腳踏板上，拾起來。婦人問：「在那裡來？」春梅道：「都是他失驚打怪，叫我起來，乞帳鉤子抓下來了！纔在踏板上拾起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那等說着，他還只當叫起你來！」春梅道：「他說娘要吃茶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要吃口茶兒，嫌那他手不乾淨。」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壺了水，坐在火上，使他搗了些炭，放在火內，須臾就是茶湯；滌盪兒乾淨，濃濃的點上去，遞與婦人，婦人問春梅：「你爹睡下多大回了？」春梅道：「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。問娘來，我說娘在後邊，還未來哩。」這婦人吃了茶，因問春梅：「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，和蜜餞，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，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？」春梅道：「我沒見他，赤道放在那里？」這婦人一面叫秋菊，問他菓子在

那里？秋菊道：「有，我放在揀妝內哩。」走去取來。婦人數了一數，只是少了一個柑子；問他那裡去了？秋菊道：「娘遞與拿進來，就放在揀妝內，那個害纔癆，爛了口，吃他不成？」婦人道：「賊奴才，還漲嘴，你不偷，往那去了？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，賊才奴，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，只剩下這些兒，乾淨吃了一半！原來只孝順了你！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，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！」春梅道：「那賊臉彈子，倒沒的離靛了我這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與我拉他。」雙手推顛到婦人跟前，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。罵道：「賊奴才！這個柑子，是你偷吃了不是？你即實實說了，我就不打你！不然取馬鞭子來，我這一旋剝，就打了不數。我難道醉了？你偷了，一徑裡陰混我。」因問春梅：「我醉不醉？那春梅道：「娘清省淨，那討酒來？娘信他？不是他吃了，娘不信拘他袖子，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然子裏不止的！」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，用手掏他袖子；用手撇着，不教掏，春梅一面拉起手來，果袖掏出些柑子皮兒來。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，打了兩個手八，便罵道：「賊奴才，痞不長俊！奴才你諸般兒不一，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！剛纔掏出皮來吃了，真贓實犯，拿住你還賴那個？我如今要打你。你爹睡在這里；我茶前酒後，我且不打你，到明日清淨自省，和你算帳！」春梅道：「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！好生旋剝了，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，教他忍疼，他也懼怕些！甚麼鬪猴兒似的，湯那幾棍兒，他纔不放心上！」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，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。婦人把那個柑子平分兩半，又拿了個蘋婆石榴，遞與春梅說道：「這個與你吃，把那個留與姥姥吃。」這春梅也不

竊，摸過來似有如無，掠在抽屜內。婦人把蜜蒸，也要分開，春梅道：「娘不要分，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，留與姥姥吃罷！」以此婦人不分，都留下了不題。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，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身，又問春梅：「這咱天有多少時分？」春梅道：「月兒大倒西，也有三更天氣！」婦人摘了頭面，走來那邊牀房里。見桌上銀燭已殘，從新剔了剔。向牀上見西門慶，正打鼾睡。于是解鬆羅帶，卸褪湘裙，坐換睡鞋，脫了褲褲，上牀鑽在被窩裏，與西門慶並枕而臥。西門慶猛然醒了，見他在被窩裏，便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如何這咱纔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俺們在後邊吃酒，孟三兒，又安排了兩兩方盒酒菜兒，郁大姐唱着；俺們這大妗子，楊姑娘，猜枚擲骰兒，又頑了這一日。被我把李嬌兒，先贏醉了。落後孟三兒，和我兩個五子三猜，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。你倒是便益，睡起一覺兒來，好熬我，你看我依你不依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整治那帶子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在褲子底下不是？」一面探手取出來，與西門慶看了。繫在腰間，綫的緊緊的。兩個並肩枕藉于牀上，不覺東方之既白。正是：

等門試把銀缸照，一對天生連理人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昇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

昔年南去得娛賓，願避堦前共好春。

蠟泛羽觴蠻酒暖；鳳啣瑤句蜀箋新。

花憐遊騎紅隨後；草戀征車碧繞輪。

別後清清鄭南路，不知風月屬何人！

話說西門慶潘金蓮，一覺睡到次日天明。婦人一面問西門慶：「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，請俺們去不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不去？都收拾了去！」婦人道：「我有樁時兒央你，依不依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！你有甚事說不是？」婦人道：「把李大姐那皮襖，拿出來與我穿了罷！明日吃了酒回來，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有年時王招宣府中當的皮襖，你穿就是了。」婦人道：「當的我不穿他，你與了李嬌兒去！把李嬌兒那皮襖，却與雪娥穿；我穿李大姐這皮襖。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，我帶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，袖襯着白綾兒襖。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，沒曾與了別人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！單管愛小便益兒！他那件皮襖，值六十兩銀子哩。油般大黑蜂毛兒，你穿在身上，是會搖擺。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！你是與了張三，李四的老婆穿了？左右是你的老婆，替你穿門面的！沒的

有這些孽兒氣兒的！好不好，我就不依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又求人，又做硬兒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貨，我是你房裏了頭！在你跟前服軟。」

當日却是安郎中擺酒。西門慶起來梳頭，淨面出門。婦人還睡在被裏，便說道：「你趁閒尋尋兒出來罷！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！」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，娘子丫頭，又早起來收拾乾淨，安頓下茶水伺候。見西門慶進來坐下，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。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，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絲高底鞋兒，薄施朱粉，長畫蛾眉，油胭脂擦的嘴唇鮮紅的，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，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。笑嘻嘻遞了茶，在旁邊說話兒。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，討牀房裏鑰匙去。那如意兒便問：「爹討來做什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是那貂鼠皮襖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他穿，拿與他罷。」迎春去了，把老婆就摟在懷裏。如意兒道：「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，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；他老人家別的罷了，只是心多容不的人！前日爹不在，爲了捧綉，好不和我大了一場！多虧韓嫂兒，和三娘來勸開了。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，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，又說爹要了我；他也告爹來不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也告我來。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。他是怎行貨子，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。」如意兒道：「五娘嘴頭子雖利害，到也沒什麼心！前日我和他，了，第二日爹到家，就和我說好話：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，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，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，我放着河水不洗船，好做惡人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家取和些。」又許下

老婆：「你們晚夕，等我來這房裏睡。」如意道：「爹真個來？休哄俺們着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誰哄你來？」正說着，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。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，又開櫥櫃，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，還用包袱包了，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裏去。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：「我沒件好披襖兒，你趁着手兒，再尋出來與了我罷！有娘小衣裳兒，再與我一件兒！」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，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，黃綳綳裙子，又是一件藍綉綉綿褲兒，又是一雙妝花膝褲腿兒，與了他，老婆磕頭謝了。西門慶鎖上門去了，就使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。

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腳，只見春梅說：「如意兒送皮襖來了。」婦人便知其意。說道：「你教他進來。」問道：「爹使你來？」如意道：「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。」金蓮道：「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？」如意道：「爹賞了我兩件綉絹衣裳，年下穿；教我來與娘磕頭。」于向前磕了四個頭。婦人道：「姐姐們這般却不好！你主子既愛你，常言船多不礙港，車多不礙路，那個好做惡人？你只不犯着我，我管你怎的？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。」如意兒道：「俺娘已是沒了！雖是後邊大娘承攬，娘在前邊，還是主兒；早晚望娘擡舉！小媳婦敢欺心，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這衣服，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的是。」如意道：「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，大娘說：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。」婦人道：「既說知罷了。」這如意就出來，還到那邊房裡。西門慶是往前邊去了，如意便問迎春：「你頭裡取鑰匙去，大娘怎的說？」迎春說：「大娘問：你爹要鑰匙做什麼？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，只說我不知道。大娘沒言語。」

却說西門慶，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，海鹽子弟，張美徐順，荀子孝，生旦都挑戲箱到了。李銘等四名小優兒，又早來伺候，都磕頭見了。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，分付李銘三個，在前邊唱，左順後邊答應堂客。那日韓道國娘子，王六兒沒來；打發申二姐，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，他家進財兒跟着，也來與玉樓做生日。王經送到後邊，打發轎子出去了。那日門前韓大姨，孟大姑子都到了。又是傅夥計，甘夥計娘子，崔本媳婦兒，段大姐，并賁四娘子。西門慶正在廳上，看見夾道內，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，穿綠段襖兒紅裙子，勒着藍金絲箍兒，不擦胭脂，兩個密縫眼兒，一似鄭愛香模樣。便問是誰？玳安道：「是賁四嫂。」西門慶就沒言語。往後見了月娘，月娘攬茶，西門慶進來吃粥，遞與月娘鑰匙。月娘道：「你開門做什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哥家吃酒沒皮襖，要李大姐那皮襖穿。」被月娘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！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，和你這等，就沒的話兒說了！他見放皮襖不穿，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！早時他死了，你只望這皮襖，他不死，你只要好看一眼兒罷了。」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。

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。西門慶出去，陪坐在廳上說話。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：王招宣府送禮來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是什麼禮？」玳安道：「是賀禮：一疋尺頭，一罐南酒，四樣下飯。」西門慶看帖兒上，寫着眷晚生王梁頓首拜。西門慶即便叫王經，拿眷生回帖兒謝了，賞了來人五錢銀子，打發出了門。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，保兒挑四方盒禮物；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：「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！廳上有劉學官坐

清哩。」那桂姨即向夾道內進裡邊去。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，月娘道：「爹看見來不會？」玳安道：「爹陪着客，還不見哩。」月娘便說道：「連盒放在明間內。」一回客去了，西門慶進來吃飯，月娘道：「李桂姐送禮在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，見一盒果餡壽糕，一盒玫瑰八仙糕，兩隻燒鴨，一副豕蹄。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，滿頭珠翠，勒着白挑綫汗巾，大紅對衿襖兒，藍段裙子，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，西門慶道：「罷了，又買這禮來做什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剛纔桂姐對我說，怕你惱他，不于他事；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。那日桂姐牽頭疼來，只見那王三官領着一行人，往秦玉芝兒家請秦玉芝兒，打門首過進來吃茶，就被人進來驚散了，桂姐也沒出來見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一遭是沒出來見他，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，自家也說不過。論起來我也難管！你這麗春院，拿燒餅砌着門不成？到處幾錢兒，都是一樣，我也不惱。」那桂姐跪在地下，只顧不起來，說道：「爹惱的是！那若和他沾沾身子，就爛化了；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庖瘡。都是俺媽，空老了一片皮，幹的營生，沒個主意，好的也招惹，歹的也招惹來家，平白教爹惹惱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既來了，說開就是了，又惱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。」那桂姐故作嬌張致，說道：「爹笑一笑兒，我纔起來；你不笑，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。」潘金蓮在傍插口道：「桂姐你起來，只顧跪着他，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！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，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，你那時別要理他。」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。桂姐纔起了來，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：「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，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，出去迎接去了。」

桂姐向月娘說道：「爹！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，只與娘做女兒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虛頭愿心，說過道罷了；前日兩遭往裡頭去，沒在那裡。」桂姐道：「天麼天麼，可是殺人！爹沒往我家裡，若是到我家，見爹一面，沾沾身子兒，就促死了我；渾身生天泡瘡。娘你錯打聽了！敢不是我那裡，多往鄭月兒家走走，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，我道一篇是非，就是他，氣不憤架的，不然爹如何惱我？」金蓮道：「各人衣飯，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。」桂姐道：「五娘你不知俺們這裏邊人，一個氣不憤，一個好不生。」月娘接過來道：「你們裡邊與外邊怎的，打偏別也是一般。一個不憤一個，那一個有些時道兒，就要鬧下去。」月娘攔茶與他吃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西門慶，迎接宋御史，安郎中，到廳上敘禮；每人一疋段子，一部書，奉賀西門慶。見了桌席齊整，甚是稱謝不盡。一面分賓主坐下，叫上戲子來參見，分付等蔡老爹到，用心扮演。不一時吃了茶，宋御史道：「學生有一事奉演四泉：今有巡撫候石泉老先生，新陞太常卿；學生同兩司作東，二十九日，借尊府置杯酒奉餞，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；未審四泉允諾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分付，敢不從命！但未知多少桌席？」宋御史道：「學生有分資在此。」即喚吏上來，毡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分分資來：每人一兩，共十二兩銀子，要一張大插桌，餘者六桌都是散桌，叫一起戲子。西門慶答應收了。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，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裡坐的。不一時，鈔關錢主事也到了，三員官會在一處，換了茶，擺棋子下棋。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，院中幽深，書畫文物，極一時之盛，又見挂着一幅

陽，捧日橫批古畫，正面鐫銅屏風，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，約數尺高，甚是做得奇巧，見爐內焚着沉檀香，烟從鶴鹿口中吐出。只顧近前觀看，誇獎不已。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！因向二官說：「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裡，替稍帶這一付來，送蔡老先生；還不見到，四泉不知是那裡得來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。」說畢下棋。西門慶分付下邊，看了兩個桌盒，細巧菜蔬，菓餡點心上來。一面叫生員在上唱南曲。宋御史道：「客尙未到，主人先吃得面紅，說不通！」安郎中道：「天寒飲一杯無礙！」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，上邀蔡知府去了。近年時分，來人回報邀請了，在磚廠黃老爹那裡下棋，便來也。宋御史令起去伺候。一面下棋飲酒，安郎中喚戲子：「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。」于是貼旦唱道：

第一來，爲壓鷲，第二來，因謝誠。殺羊茶飯，來時早已安排定。斷行人，不會親隣；請先生，和俺鶯娘匹鴦。我只見他，歡天喜地道，謹依來命。

（五供養） 來回顧影，文魔秀士欠酸了，下工夫將頭顱來整；邇和疾擦倒蒼蠅，光油油輝花人眼睛；酸溜溜整得牙根冷。天生這個後生，天生這個俊英！

（玉降駕） 今宵歡慶，我鶯娘何曾慣經？你須索耍款款輕輕，燈兒下共交爲頸！端祥可憎，誰無志誠，怨兩人今夜親折證！謝芳卿，感紅娘錯愛，成就了這姻親。

（解三醒） 玳筵開，香焚寶鼎。綉簾外風掃閑庭，落紅滿地臘脂冷；碧玉欄杆花弄影，準備鶯鶯夜月銷。

金帳，孔雀春風軟玉屏，合歡令。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。（生唱）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！感不盡姻親事有成！新婚燕爾安排定，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！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，到曉來臥看牽牛織女星；非倖僥，受用的珠圍翠繞，結果了黃卷青燈。

（尾聲）老夫人專意等。（生唱）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。（紅唱）休使紅娘再來請。

唱畢，忽吏進報：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。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，各整衣冠出來迎接。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，跟着許多吏書，先令船人，投一侍生蔡修拜帖，與西門慶。進廳上，安郎中道：「此是主人西門大人，見在本處作干兵，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。」那蔡知府又作揖，稱道：「久仰久仰！」西門慶亦道：「容當奉拜。」敘禮畢，各寬衣服坐下。左右上了茶，各人拉話良久，就上坐。西門慶令小僮兒，在傍彈唱。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，府役割頭湯飯，戲子呈遞手本，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，演了兩摺。酒過數巡，宋御史令生且上來遞酒，小僮兒屈前唱，這套新水令，玉駟嬌馬出皇都。蔡知府笑道：「拙原直得多少，可謂御史青聽馬！三公乃劉郎舊紫髯。」安郎中道：「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！」言罷眾人都笑了。西門慶又令春鴻，唱了一套金門獻捷平胡表，把宋御史喜歡的要命的。因向西門慶道：「此子可愛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小价，原是揚州人。」宋御史攜着他手兒，飲他酒，賞了他一錢銀子，磕頭謝了。正是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
席前花影坐間移；

一杯朱豔笙歌送，
箸下申牌又報時。

不覺日色沉西。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，即令左右穿衣告辭。衆位款留不住，俱送出大門而去。隨即差了兩名吏典，把桌席羊酒尺頭，抬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。宋御史于是亦作辭，西門慶因說道：「今日且不謝，後日還要取擾。」各上轎而去。

西門慶送了回來，打發了戲子，分付：「後日原是你們來，再唱一日；叫幾個會唱的來，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。」戲子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西門慶令撥上酒桌，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。再教來安兒去，請應二爹去。不一時次第而至，各行禮坐下。三個小僮兒在傍彈唱，把酒來斟。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。西門慶又問伯爵：「你娘明日都去，你叫唱的是雜耍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哥到說得好，小人家那里擡放？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。明日早些請來娘嫂下降！」這里前廳吃酒。唱了一日，孟大姨與孟二娘子，先起身去了。落後楊姑娘也要去，月娘道：「姑奶奶你再住一日見家去不是！」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，咱晚夕教他宣卷，咱們聽。」楊姑娘道：「老身實和姐說，要不是我也住，明日俺們外第二個侄兒定親事，使孩子來請我，我要瞧瞧去。」于是作辭而去。只有傅夥計，甘夥計娘子，與賁四娘子，段大姐，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娘子，潘金蓮，李大姐，申二姐，郁大姐在傍，一遞一套彈唱；兩個小僮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。又吃至掌燈已後，三位夥計娘子，都作辭去了。止段大姐沒去，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。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。只有大娘子，李桂姐，申二姐，和三個姑子，郁大姐，和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在月娘房內坐的。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，小廝收進家活來；這金蓮慌忙抽身，就往前走了。到

前邊黑影兒裡，悄悄立在角門首，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，打着燈，趑躅着脚兒，就往李瓶兒那邊走。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，拉了手進入房來；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筋。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，把中二姐，李大姐，郁大姐，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，問來安道：「你爹來沒有？在前邊做什麼？」來安道：「爸在五娘房裏去了的，不耐煩了。」月娘聽了，心內就有些惱，因向玉樓道：「你向恁沒頭來的行貨子！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裏去，如何三不知，又摸到他那屋裏去了？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，只在他前邊纏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姐隨他纏去！恰似咱們把這件事，放在頭里，爭他的一般！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，左右這六房裏，由他串到；他爹心中所欲，你我管的他。」月娘道：「乾淨他有了話！剛纔聽見前頭散了，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。」因問小玉：「灶上沒人了，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；後邊請三位師父來，咱們且聽他宣一回卷着！」又把李大姐，申二姐，段大姐，郁大姐都請了來。月娘問大姑子道：「我頭裏旋叫他使小沙彌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，今日可可見，楊姑娘已去了。」分付玉簪，頓下好茶。玉樓對李嬌兒說：「咱兩家子輪替管茶。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裏。」于是各往房裏分付，預備茶去。不一時，放下炕桌兒，三個姑子來到，盤膝坐在炕上，衆人俱各坐了，擠了一屋裏人，聽他宣卷。月娘洗手炷了香，這姑子展開黃氏女卷，高聲演說道：

蓋聞法初不滅，故歸空，道本無生，每因生而不用。由法身以垂入相，由入相以顯法身。朗朗惠燈，通開世戶，明明佛鏡，照破昏衢。百年景賴剎那間，四大幻身如泡影。每日塵勞碌碌，終業試忙忙。

。豈知一性圓明，徒逞六根貪慾；功名蓋世，無非大夢一場；富貴驚人，難免無常二字。風火散時無老少；溪山磨滅幾英雄！我好十方傳句偈，八部會壇場。救大宅之蒸蒸，發空門之會輪。偈曰：富貴貧窮各有由，只緣分定不須求；未曾下的春時種，空手荒田望有秋。衆菩薩：每聽我貧僧演說佛法，這四句偈子，乃是老祖留下。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？像如今你這衆菩薩，嫌得官人，高官厚祿，在這深宅大院，呼奴使婢，插金帶銀，在綾錦窩中長大，綺羅堆裏生成，思衣而綾錦千箱，思食而珍羞百味。享榮華，受富貴，盡皆是你前世，因由根基上有你的。一般大緣分，不待求而自得。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，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，受着發心布施，老大緣分，非同小可。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，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。你不修下時，就如春天不種下場；到了秋成時候，一片荒田；那成熟結子，從那里來？正是：「淨掃殘臺好下工，得意歡喜不放鬆；五湖六根爭先淨，參透玄門見家風。」又「百歲光陰瞬息回，此身必定化飛灰；誰人肯向生前悟？悟却無生歸去來。」又「人命無常呼吸間，眼觀紅日墜西山；寶山歷盡空回首，一失人身萬劫難。」想這富貴榮華，如湯灑雪，仔細算來，一件無多做了，虛花驚夢。我今得個人身，心中煩惱悲切，死後四大化作塵土，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！懼怕生死輪迴，往前再參一步。唱：「一封書」生和死兩下，相嘆浮生終日忙！男和女滿堂，到無常處自當。人如春夢終須短，命若風燈不久常。自思量可悲傷！題起教人欲斷腸！開卷曰：嘿！長教苦，井本無去亦無來。彌陀教主大願弘深，四十八願度衆生，使人人悟本性。彌陀今惟心淨主滅苦海；書

海洪波，證菩提之妙果。持念者罪滅河沙；稱揚者福增無量；書寫讀誦者，當生華藏之天；見聞受持，臨命纔時定往西方淨土。凡念佛者，斷有功。無量惡故，慈愍大，慈愍故，皈命一切佛法僧儒禮，常住三寶法，當度眾生。偈曰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意。黃氏寶卷編展門，請佛菩薩降臨來；博香酒酒度六界，佛聖聲名動九垓。」昔日漢王治世，雨順風調，國泰民安；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；家住曹州南華縣，黃員外所生一女，端嚴美色，年方七歲，吃齋把素，念金剛經，報答父母深恩。每日不缺，感得觀世音菩薩，半空中化現。父母見他終日念經，苦切不從；一日尋媒，吉日良時，把他嫁與一婿；姓趙名方，屠宰爲生。爲夫婦一十二載，生下一男二女。一日黃氏告其夫曰：「我與你爲夫妻一十二載，生下嬌兒嬌女。但貪戀恩愛，永墮沉淪。妾有小詞，勸喻丈夫聽取，詞曰：「宿緣夫妻得成雙，雖有男和女，誰會抵無常？伏望我夫主，定念與同雙；共修行終年富貴也，莫草草貪名與利，隨分度時光。」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。一日作別起身，往山東買豬去。黃氏女兒丈夫去了，每日淨房瘦歇，沐浴身體，燒香禮誦金剛經。

今方當下山東去，

四個兒女在中堂。

黃氏女在西房，

香湯沐浴換衣裳；

卸簪珥淺淡梳妝，

每日家向西方，

燒香禮拜，

面念顏并寶卷，

持念金剛。

看經文猶未了，

香燭沖散，

念佛音聲朗朗，

貫徹穹蒼。

地獄門天堂界，

靈光發現；

閻羅王一見了，

喜悅龍顏：

莫不是陽世間，

生下佛祖？

急宜召二鬼判，

審問端詳。

有鬼判告吾王，

聆音查理，

曹州府南華縣，

有一善良；

看經文黃氏女，

持齋把素，

行善心功行大。

驚動天堂。——唱：「金剛經」。

閻羅王聞言心內忙，急點無常鬼一雙，一雙急奔趙家莊。黃氏正看經卷，忽見仙童在面前，——念：

善人便是童子請，

惡人須遣夜叉郎；

黃氏看經忙來問：

誰家童子到奴行？

仙童答告娘子道：

善心娘子你莫慌！

不是凡間親眷屬，

我是陰間童子郎。

今因爲你看經卷，

閻王請你善心娘。

黃氏聽說心煩惱，

小心一一告無常，

問姓同命勾一個，

如何勾我見閻王？

千死萬死甘心死，

怎捨嬌娃女一雙！

大姐嬌姑方九歲，

伴嬌六歲怎拋娘？

長壽嬌兒年三歲，

常抱懷中心怎忘？

若放奴家魂一命，

多將功德與你行。

仙童答告娘子道：

何人似你念金剛？

善惡二童子。被黃氏哀告，再三不肯赴幽，留戀一二個孩兒難拋捨。仙童催促，說道：「善心娘子！

陰間取你三更死，定不容情到四更。不比你陽間好轉眼！陰司取你，若違了限，我得罪，更不輕說短

長。」黃氏此時心意想，便喚女使去燒湯。香湯沐浴方纔了，將身便乃入佛堂；盤膝坐定不言語，一

靈真性見閻王——唱：

〔楚江秋〕人生夢一場，光陰不久常。臨危個個是風燈，看看回步見閻王。急辦行妝，鄉臺上把家

鄉望；兒女啼哭好慟惶！排鉸打鼓作道場，披麻帶孝安塋葬。——白：

不說令方恁惶事，且言黃氏赴陰靈。看看來到奈河岸，一道金橋接路行。

借問此橋作何用？單等看經念佛人。奈河兩邊血浪水，河中多少罪淹魂。

悲聲哭泣紛紛鬧，四面毒蛇咬露筋。前到破錢山一座，黃氏向前問原因；

是你陽間人化紙，殘燒未了便拋焚，因此挑翻多破碎，積聚號作破錢山。

又打枉死城下過，多少孤魂未托生；黃氏見說心愁慙，舉口便誦金剛經。

河裏罪人多開眼，尸山爐別樹鷲林。饑湯火池蓮花現，無間地徹瑞雲籠。

當下仙童忙不住，急忙便去奏閻君。——唱：

〔山坡羊〕黃氏到了那森羅寶殿，有童子先奏說：請了看經人來見。閻羅王便傳召：請！黃氏拜在金塔下

不由的跪在面前。有閻君問：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？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？這黃女又手訴說前

情來詞，自從七歲吃齋，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，從嫁了兒夫，看經心不減。——白：

閻君當下忙傳旨：善心娘子你聽因，你念金剛多少字？幾多點化接陰陰？

甚字起頭甚字落？是何兩字在中間？你若念經無差錯，放你還魂回世間。

黃氏當時墜下立，願王聽奴念金剛：字有五千四十九，八萬四千點畫行。

如字起頭行字住，荷担兩字在中央。黃氏說經尤未了，闕王殿前放毫光；

舉手龍顏真善悅，放你還魂看世間。黃氏聞知忙便告；願王俯就聽奴言；

第一不往屠家去，第二不要染衣行；只願作個善門子，看經念佛過時光。

闕王取筆忙判斷，曹州張家轉爲男；他家積有家財廣，缺少墳前拜孝郎；

員外夫妻俱修善，姓名四海廣傳揚。吃罷迷魂湯一盞，張家娘子腹懷就；

十月滿足生一子，左肋紅字有兩行；此是看經黃氏女，會嫁觀水趙令方；

此是看經多因果，得爲男子壽延長。張家員外親看見，愛如珍寶善開顏；——唱：

（皂羅袍）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，相湊無差，員外見了喜添花。三年就養成人，大年方七歲，聰明秀發，攻書習字，取名俊達，十八歲科舉登黃甲。

却說張俊達，十八歲登科應舉，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。忽然思憶，是他本鄉，到縣中赴任之後，先去完糧國稅，然後理論公廳。差兩個公差：即去請趙郎令方，我和他說話，兩個公差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。——白：

趙令方在家中，看經念佛，兩公人忙唱呀，聽說來因；即時間，

忙打扮，來到縣裏。公廳上忙施禮，且說家門。

張知縣起躬身，便令坐；敘寒溫分賓主，捧出茶湯。

你是我親夫主，

令方姓趙；

我是你前妻子，

黃氏之身。

你不信到靜臺，

脫衣親見；

左肋下硃砂記，

字寫原因。

我大女嬌姑兒，

嫁人去了；

第二女伴姐姐，

嫁了曹真；

長壽兒我掛牽，

守我墳塋；

咱兩個同騎馬，

前到先塋。

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，到黃氏墳前，開棺見屍，容顏不動。回來做道場七日，令方看金剛經，瑞雪紛

紛，男女五人，總駕祥雲昇天去了。臨江仙一首爲證：

黃氏看經成正果，同日登極樂；五口盡昇天，道善人傳觀菩薩未度我。

寶卷已終，佛聖已知，法界有情，同生勝會。南無一乘字無量，又真空諸佛海會，悉遙普使河沙同淨

土，伏願經聲佛號，上徹天堂，下透地府！念佛者出離苦海，作惡者永墮沉淪。得悟者諸佛引路，放

光明照徹十方。東西下，洞光返照；南北處，親到家鄉。登無生漂舟到岸，小孩兒得見親娘，入母胎三

實不怕，八十部永返安康。偈曰：

衆等所造諸惡業，自始無始至如今。

靈山失散迷真性，一點靈光申四生。

一報天地蓋載恩，二報日月照臨恩，

三報皇王水土恩，四報爹娘養育恩，

五報祖師親傳法，
六報十類孤魂早起身。

摩訶般若波羅密！

姑子宜畢卷，已有二更天氣。先是李嬌兒房內，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了，衆人吃了。後孟玉樓房中蘭香，拿了幾樣精裝果茶，一坐壺法來，又頓了一大壺好茶，與大幹子段大姐，桂姐衆人吃。月娘又教玉簫，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，與三位師父點茶。李桂姐道：「三位師父，宣了這一回卷，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。」月娘道：「桂姐，又起勸你唱！」郁大姐道：「等我先唱道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郁大姐先唱。」申二姐道：「等姐姐唱了，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。」問月娘：「要聽什麼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唱更深夜深靜悄。」當下桂姐送衆人酒，取過琵琶來，輕舒玉笋，欸跨鮫縮，啓朱唇露皓齒，唱道：

更深靜悄，把被兒熏了。看看等到月上花梢，全靜悄悄，全無消耗。敲殘了，更鼓，你便纔來到，見我這臉兒不瞧，來跪在奴身邊告，我做意兒瞧：他偷臉兒瞧，甫能咬定牙，其實忍不住笑。（又）勤兒推磨，好似飛蛾投火。他將我做啣謎兒包籠，我手裏登時猜破。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，特故里搬弄心腸軟，一似酥蜜果，者麼是誰，休道是我，便做鐵打人，其實難不過。（又）疏狂或薄情無奈，兩三夜不見你回來；問着他便撒頭不睬，不由人轉尋思權奪耐，他笑吟吟將被兒揭開，半掩過香羅帶；我推綉鞋不去睬。你若是惱的人慌，只教氣得我害。（又）花街柳市，你戀着蜂蝶採，使我這里玉潔冰清，你那里甜甜蜜柿。恰回來無酒半裝醉，只願里打艸驚蛇，到尋我些風流罪。我欲待搗了你面皮，又願

傷了就里，待要隨順了他，其實受不的你氣。

桂姐唱畢，郁大姐就纔要撥琵琶，被申二姐要過去了，挂在胳膊上，先說道：「我唱個十二月兒，掛真兒，與大姑子和娘們聽罷。」于是唱道：

正月十五鬧元宵，滿把焚香天地也燒，一套。

唱畢，月娘笑道：「慢慢兒的說，左右夜長儘着你說。」那時大姑子害夜深困的慌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，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去了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，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，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，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，月娘同大姑子在上房內睡，俱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參橫斗轉三更後，一鈎斜月到紗窗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新編
通志



卷之七